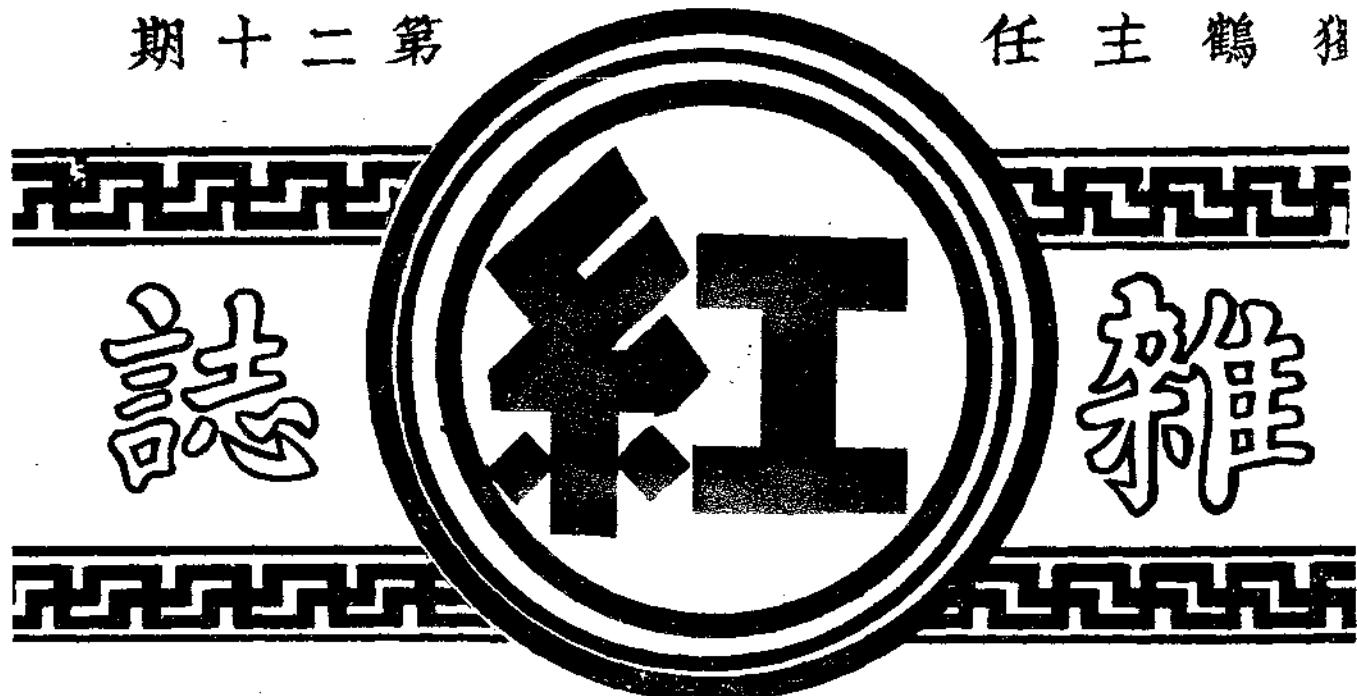


任主鶴 猶

期十二第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發局書界世上海

寶塔牌



寶塔牌。真可賞。烟味香。  
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  
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  
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婦女有病  
不可不試

種德園著名良藥



# 烏雞白鳳丸

## 一等獎章

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  
略列○月經不調經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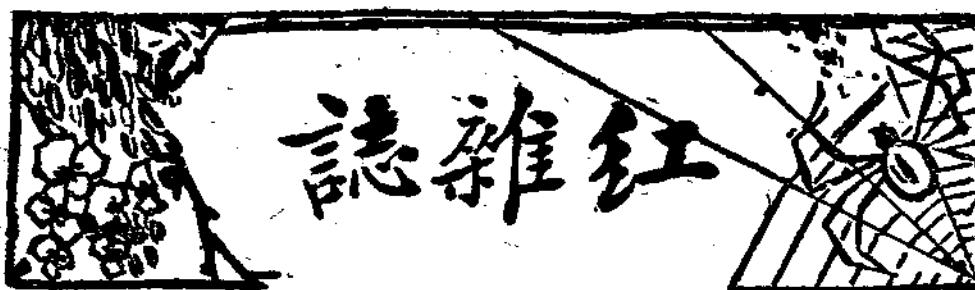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  
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  
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  
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  
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  
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函購即寄贈送丸藥全集及證書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  
老巡捕房對門廣東

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招請外埠經理





## 第二十期 目次

### 游戲欄

- 紅詞 ..... 才八郎  
評獨鶴的小說 ..... 李浩然  
妖怪世界 ..... 程瞻廬  
塵塵客譜(續) ..... 王薇子  
含犀霏玉軒筆記 ..... 陸律西  
玉瓊館瑣記 ..... 郭用和  
戲擬飯碗答茶碗書 ..... 夏耐庵  
紅酒令 ..... 仇郎  
紅笑 ..... 程瞻廬  
宣統皇帝做親 ..... 戚飯牛  
矛盾詩 ..... 高天棲  
紅五更調 ..... 陳福保  
蟹與軍閥之十二似 ..... 程瞻廬

### 短篇小說

- 記女俠劉燕燕事 ..... 徐枕亞  
先知 ..... 嚴獨鶴  
殲仇記(四)(上) ..... 程小青  
老鼠做親記 ..... 程瞻廬  
誰是負心人 ..... 汪茹荼  
賴婚(續) ..... 陸澹盦

### 長篇小說

- 新歇浦潮 ..... 海上說夢人

第二十回 種惡因卒演慘劇  
交鴻運獨得錦標

# 編

## 輯

濟

## 者

羣

## 言

·

本雜誌下期又有何海鳴先生傑作「離婚的證據」爲離婚未俗痛下鍼砭。有功世道之作也。而先生以詼諧之筆出之尤覺俊雋有味。

下期又有朱大可先生所編新劇本『我的妻子』一齣亦頗名貴。

長篇小說『江湖奇俠傳』決計從十二期起加入。讀者祇知向愷然先生長於社會小說。而不知先生更善作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一書寫武術。則蹤跳拒擊。俱有家數。寫劍俠。則廻翔天矯。令人驚咋。情節緊湊。行文簡賅。讀時唯恐其盡。不忍或釋。謂予不信。請一閱此書後。當知言之非謬也。

仇郎先生鑒。茲有人攻訐閣下。請示通信處。以便將函奉閱。

夢生先生鑒。第一次奪標小說紅屋酬資。前照開示地址掛號寄奉。刻由郵局退回。注明無法投遞。望速示詳細地址。以便再寄。

五更調積稿甚多。請投稿諸君從緩惠寄。

# 餘興欄

本雜誌於十九期起特開餘興欄以助讀者興趣擬定辦法數條如次

一、餘興欄分「問答」「批評」「猜謎」「詩鐘」「點睛」「滑稽填句」等數種。而問答一種，尚可分「趣問答」「怪問答」「無情比例之問答」等數類。

一、讀本雜誌者如願值課請將題目寄下。當代為徵求。惟贈品須由值課者自備。倘贈品之代價逸出十元以上者。本社當酌贈書券一二元以為輔助。

一、值課者於徵文披露後。恆有不將贈品寄出等情事。不但喪失值課者個人之人格。且與本雜誌信用攸關。現為防止此項弊病起見。凡擬在本誌值課者。須先付保證金洋五元。俟徵文披露後一個月內。無人聲言未接贈品等事。即將原洋奉璧。

一、以上辦法如有未盡善處。容隨時修改。

## 趣問題

值課者……嚴獨鶴

問妻不如妾到底は何理由。

諸君如有奇妙答案。請弗過五百字。限陽歷年底截止。卷寄本雜誌社。披露後稍具薄贈。

## 紅詞

才八郎

一笑相逢畫閣中。卿卿我我樂無窮。  
聯吟都是香奩句。寫盡鸞箋十幅紅。

柔情脈脈兩心同。對酌香醪笑語融。  
纔盡三杯春上臉。嫣然雙頰暈微紅。  
雨過紗窗淡蕩風輕移。蓮步出房中。  
侍兒報道郵差到。鸚鵡傳言雜誌紅。  
支頤斜倚畫欄中。靜讀名人著作工。  
看到動人情艷處。梨渴忽地暈羞紅。  
碧羅衣袖露春葱。天氣新涼納晚風。



## 記女俠劉燕燕事

徐枕亞

清光緒初年有女俠劉燕燕者始爲盜後乃嫁瓊崖范氏仲康范氏世世爲望族負時譽重文學其先有兄弟同時登科甲任學政者至雨過紗窗淡蕩風輕移蓮步出房中侍兒報道郵差到鸚鵡傳言雜誌紅嚴鞠之不任刑杖遂屈伏而氣憤填胸嘔血數升傷處又大創入獄未久竟瘐斃焉仲康之父百銘扶柩回旣葬誓傾產爲父洩冤蟄鉅金隻身走北直中途遭盜刦喪其資斧旣而盜知爲孝子謀復父仇者迺曰以金予我我爲爾復仇卽事敗亦弗相累百銘不從言將入

評獨鶴的小說

記女俠劉燕燕事

二

偏是檀奴乖覺性汗衫獨許著妃紅  
香浮色潔更肌豐軟語溫存說不窮  
忸怩行來嬌怯怯羅衫輕揭小桃紅

評獨鶴的小說

浩然

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起初不過看  
看事跡罷了自從看了金聖嘆的評  
本水滸便又喜歡評論久而久之便  
成了習慣去年以來小說雜誌盛行  
每看一本便要瞎講幾句今年與我

京叩帝闈使奸人伏法不欲以腕力復人羣盜晒其迂因還其所失  
之半而善遣之於時燕燕爲盜魁統率羣盜數百人橫行江淮間官  
兵弗敢正眼覲時方有事隣邑返聞百銘事使人追及之執訊而語  
曰今官事日壞居顯要者皆昧良喪心之徒子欲以公理戰勝之此  
其勢如卵之抗石必無幸也不如返寨與衆共計議以武力待之其  
事甚易何必僕僕經營自苦至此百銘婉謝曰吾家世世受國厚恩  
未有以報會遭此變奇冤莫信而事在邊遠朝廷初未之知容當入  
京叩閣顧怨昭雪使我得眼見仇人伏法於願斯足今女士不棄其  
愚辱承指導又願爲之助某非蠹頑何敢峻辭以爲女士憂而念女  
士遁跡綠林嗜聚山澤背國家絕人民欲以燭火之力與日月爭光  
明此其事悖於恆理而勢亦弗可以久某非不欲求助而恐來日之  
難從女士則背國不從則棄恩背國之謂賊棄恩之謂很很者不祥

的朋友綽號跳濶虎的同事半年跳君與我有同好所以講的格外起勁。那一天我們兩人正在評論獨鶴的小說齊巧獨鶴來了聽見便說道你們喜歡批評何不寫出一段來呢濶虎這兩天跳務正忙跳來跳去沒有工夫我就告奮勇擔任這個差使獨鶴的小說本是無懈可擊的不過我既假充在行批評好歹總要鷄蛋裏頭找骨頭指出一兩樁毛病來獨鶴却不要怪我纔好

賊有常刑以不祥之身嬰常刑之辜而能立於天地間世未之有也女士勉之哉毋念他人而慎修厥躬山高水長相見有日拳拳之意終身所弗敢忘也三肅使者而行使者返以告燕燕聞之慨然如有所省食不甘寢不安者累日忽大悟曰范公愛我微范公吾幾不能人遂遣散其黨隻身入京城訪百銘乃知爲仇家傾陷已下獄矣燕燕大哭幾欲返去復爲盜繼思百銘言乃賄獄卒往見百銘具述來意百銘大慰席地談天幾忘苦痛燕燕問仇事百銘但有涕洟迺爲書囑其二子倩燕燕送去燕燕受命將行百銘忽問曰女士年華方盛才識勝人第不知坦腹者已有人否燕燕紅暈兩頰低聲答言大仇初雪又爲掌黨牽累頻歲流徙性命且不能自全遑論婚嫁百銘大喜曰若然女士宜爲我次媳我二子伯明仲康皆非庸人勝我十倍仲康尤擅文武才雖弗達女士精雋或粗堪造就當爲書囑山荆我在十年前就看見過獨鶴的一篇

小說名叫「小說迷」我在九歲到十二歲時也是終日以小說裏的人物自命雖沒有從窗戶跳下去壓壞餛飩担子但是甚麼「高來高去」「駕起雲頭」「祭起法寶」種種幻象常常在胸中盤旋記得有一年我在琉璃廠買了一把朴刀得意非凡。每日裏刻不離手那一天正在耍得高興的時候遠遠看見一個人從偏院門外走來忽然想起九紋龍翦徑的事情我就手提朴刀躲在門後看來得相近我便喝聲照刀一刀砍

主持既了我事而女士亦得所歸宿女士願不相棄否燕燕亦喜悅叩拜成禮而去旣抵瓊訪范氏之居而致書焉百銘妻牛氏亦大悅但以夫方入獄不忍爲婚事召兩子詢之且使與燕燕相見伯仲皆曰女士幸以盛意辱在我家此情可感然今官事方亟父又在難何忍言婚於是燕燕遂留范氏而伯仲皆擬擇擋入京救父仲尤切齒自矢非至雪仇救父後決不爲婚於是兄弟將行燕燕欲從而母方在大病且以夫難故日夜憂泣僉議留燕燕侍母燕燕乃止兄弟投京師聞父以先二日死獄中兄弟相抱痛哭以父柩歸葬旣畢乃聚而議曰今祖父皆死於獄仇兩世矣更不能報是虛生天地間也然今官中昧昧至此可謂閭無天日欲再以法律爭則父事可鑒恐無以報仇而益送我命苟不以是而出以武力懼違父意而傷泉下之心將若之何燕燕進曰夫時勢有順逆而理有經有權處逆境守經常

去。那個人哎呀一聲倒在地上跑到跟前一看原來是我家裏用的老嫗被我砍得頭破血流登時嚇慌了幸而傷痕不重過了幾天就好了我却嚇得從此不敢掄刀這一場禍闖得也同小說迷差不多所以看了獨鶴這篇小說格外有趣當時我也不曉得獨鶴是甚麼人只覺得這個人是個小說能手直到後來彼此同事纔曉得就是他作的但是我們同事以後他却沒有作過幾篇小說偶然做做也是逢年遇節被題目限住彷彿

於理則當而事之成也。幾希况今仇及兩世冤沈海底而欲以不可必得之勢報萬不容緩之仇於是乎又將揮鉅金覓門路與虎謀皮而求夫必得是何異南轅而北其轍也。昔者翁挾狀北上妹嘗以此語之而翁不納且以此責妹語語雙關發人深省妹因猛悟得爲君家人而翁竟受禍今兄等又將效翁之所爲知忠孝之道而不明權宜之計妹竊慮禍之不遠也。兄弟以爲然乃共從燕燕學劍術一年而藝成。兄弟皆能飛劍取人首。而仲尤精悍。工跳躍。身輕如飛鳥。燕燕曰可矣。速往飲仇人血爲祖父雪恨耳。兄弟迺迺仗劍去。時仇人害乃祖者已升任湘省府尹。護藩篆聲勢赫甚。仲夜入其家。伯則伏簷上爲策應。仇方擁愛妾臥。仲掣劍破窓而入。抉其首於牀。妾覺而大驚。不期失聲而呼。仲訶曰止。毋聲。聲且殺汝。於是書壁曰。府尹與吾仇。彼嘗冤殺吾祖。吾父訟之官。又被計陷死獄中。吾今來爲祖父報。

評獨鶴的小說

記女俠劉燕燕事

六

限韻詩一樣沒有甚麼精彩。今年紅雜誌出版，獨鶴每星期要作一篇小說，在他很辛苦。我却大飽眼福。

紅雜誌第一期，獨鶴的小說是（紅）這也是一首限韻詩，但是沒有時令的關係，所以還能自由描寫。這篇小說，結構很好，情節也熱鬧迷離。現在有人排演成戲，可以想見他的魔力。不過我覺得男扮女裝一層，總有點牽強。男人扮女人，在戲臺上原無甚分別，不過下臺以後，實在於難遮掩。本來面目不信，到後臺上去看一看。

仇祇府尹一人罪弗赦，他無所害且如此。惡吏留之將禍及衆人。今幸落吾手，爲地方除大憝。憑詔大憲速布其罪，以爲衆汚吏戒毋勞追捕，亦不可得也。下署姓名而去，而受府尹賄，陷父於獄者尙在京掌刑事。兄弟復相偕去京，訪得仇所居，在石駒馬大街。伯戒仲曰：「京師首善之區，禁衛森嚴，非外省可比。我儕宜慎之。」仲笑曰：「我視此屬如糞土木偶耳。」夫何懼？伯曰：「雖然不可以弗謹，而仲不從殺仇於路，仇之衆圍而擊之，有頃他處軍警亦至，助捉仲。仲轉戰力疲，遂被禽送刑部獄。方仲之行也，以伯怯未與謀。伯聞仲就捕，頓足痛哭。嘗兩入獄營救，均不得下手。聞仲已擬斬，候秋決矣。伯計尙有月餘，不敢逗留，遄返以告燕。燕方食，擲盃而起，劍及於門，資斧及於市，而燕遂去。遄程行凡十數日，日夜不敢休止。既抵京而秋決期屆，度仲且不免爲冤，單數十紙，夜投各達官貴人家及各衙署宮中預。

不論多好的化妝近看總覺得露。男相至。於言談舉止更不待說。這個客串紅男扮女裝不但唱戲而且常到張老頭子家裏去並且迷得他的同學也神魂顛倒。難道一點形跡都不露不成。未免有點言過其實。

第二期獨鶴的小說「留學生一」

同第三期的「留學生二」是連續性質。「留學生一」爲有才無運的文人吐氣不少。從前的文人雖說是坎壈纏身的多但是讀書起家的也不少就是懷才不遇有的人也還有。

### 評獨鶴的小說

記女俠劉燕燕事

七

焉。其所述范家兩代蒙冤狀悲感激昂有一字一淚之概。未迺言已爲女子來救夫難。夫不得救將死於京云。衆得書。晨朝相告訴。語同而帝亦垂詢。及之君臣相顧色駭。怯者懼禍。及力言宜速釋仲或曰仲卽有冤而手刃官長至二罪亦大矣。且今已議斬待決。如憑一女子聲訴而釋之。壞法度損尊嚴其何以國後之人聞之將益爲刁玩以亂世惑衆者何以待之。帝以爲然。迺降旨派三大臣復讞仲康。仲康已得燕書。氣益壯。侃侃述往事。聲淚俱下。衆爲動容。同時三大臣者皆得燕書。求秉公審訊。無一語及私。三大臣不得已爲聯衡具奏言仲康有罪。而其情可憫。薄責而赦之。於是燕偕仲康返始結夫婦。之好。云伯明後從軍。以功敘至參將。仲轉以文學顯年三十入翰苑。而燕不壽。未三十而歿。仲哭之慟。因灰心一切。致爲臣而歸。終老於家。亦不復續娶云。

嚴獨鶴



## 先 知

薄田可耕。蒙館可教。寒士生涯未嘗不可以自養到了現在生活程度日高家累的厭迫一天比一天重。田舍不能安居。城市全是繁華世界。任你多大的本領命運不濟直是一籌莫展。就講到世態炎涼從蘇秦的時候便發牢騷可見古今一致但是程度的深淺却也相差不少。從前的士子雖窮身分却很高達官貴人的席上也還要招納一兩個山林布衣點綴他的風雅到了如今拜金主義越發盛行無錢無勢幾乎不算人甚至便又跌了彷彿市場上的拍板人明明在那裏和他作對一般這樣

周炳章是一個商人。他平日狠工心計。無論做什麼生意都是賺錢的。所以不到中年居然掙了有十幾萬的資財。後來交易所大盛。他便跟着幾個朋友大做其投機的事業。起初倒也狠得利。以後却越弄越不濟了。他自問眼光狠準。手段狠靈。可是事實上却處處和他的預料相反。隨便什麼股票。他要買進價錢便高了。他要賣出價錢便又跌了。彷彿市場上的拍板人明明在那裏和他作對一般這樣

於學問文章都因人而貴獨鶴寫實業書局投稿一段一樣一篇文章寫

軼塵的名字人家便批不適用寫了王博士的頭銜便用大號字排着還要大吹特吹說是空前絕後又寫新明大學授課一段軼塵代作講義王博士便享盛名王博士薦軼塵代課校長便說資格相差頗遠真是切中時弊後來又寫到軼塵的表妹拒婚一層將世人崇拜虛榮的心理活畫出來更是入木三分

一來不過半年功夫就將他多少年辛苦得來的積蓄一概倒得乾乾淨淨他在交易所失敗以後自然不免悔恨可是從悔恨之中又生出一種很奇特的感想來他想我所以失敗全是因為市場上的情形不能先知祇憑着自己的猜測所以毫無把握倘然有了先知的本領無論那一宗交易那樣獲利那樣蝕本幾時要漲幾時要跌別人沒知道我却早已明白那麼譬如走路一般別人祇在暗地裏瞎摸我却一個人直向明處走自然捷足先得再也不會吃虧了他這種心思其實原是幻想但他竟認為一個必要的問題從此自朝至暮心中意中沒有別的事情祇在那裏研究先知術甚至他家中另闢了一個房間獨自一人躲在裏面連他的妻子都不敢進去拿了些靈學書哲學書在那裏看看了一會又呆呆的想了一會又默默

評獨鶴的小說

先

知

一〇

篇小說或者說他刻劃盡致過於刻薄。其實他還算是心腸忠厚。你看他寫王博士聽見舊同學來了居然肯見面。見了軼塵的文章居然極為佩服。還想替他薦事情。後來雖然變計。不免略有私心。但於軼塵一方不生問題。又寫軼塵的表妹雖然拒婚。還說知道他人材出衆。雖然崇慕虛榮。還願與軼塵做朋友。這兩種人在時髦人物找去。恐怕都算是鳳毛麟角。豈不是獨鶴的忠厚處。

獨鶴雖然忠厚。但是也有忍不住的。當下他就將家裏的人叫來。對他們說道。我知道你們這些時都以為我發了神經病了。其實我是在這裏修練這個先知術。如今已悟澈了。不過功夫還淺。以後逐漸用功。一定還有進步。我有了這個本領以後。不問做什麼事可以無往不利。這是再好沒有的了。可是你們須要代我嚴守祕密。不可傳揚出去。他一家的人聽他這樣說。依舊認定他是癡話。不去理他。可是他從此以後。確能隨時隨事顯出一種先知的本領來。有時他一早起來。對家裏的人說。今天要有什麼客來說什麼話。到後來必定一一應驗。大家也就驚為神奇。他

時候所以又寫了「留學生二」。一篇將吳軼塵也寫成一個負心人而且鑽營無恥更比王博士的純盜虛聲罪大十倍背棄師門比他表妹的中途悔約更很十分人心險詐到如此可怕不可怕現在的人沒有得高果然勝利了却有時轉因此減却許多興味他狠喜歡賭錢搖攤位的時候談論國政責人頗嚴一旦身當其境也就依樣葫蘆而且更甚於前人想來都是吳軼塵的學生罷這篇小說的精彩得力於襯託者多假如沒有留學生一單寫一個人富貴悔婚便覺平常經前一篇一襯便

自己也相信自己說照這樣的本事可以出手了於是又籌借了些資本出去做生意此番不比從前真個事事得利一帆風順眼看著不到幾時就可以恢復從前的損失他自然是非常得意

但是他這個人心思是狠活動的得意了不到幾時又覺得有些美中不足他所謂美中不足就是因為他有了這個先知術以後勝利牌九又麻雀打撲克他沒有一樣不起勁自從他悟澈了先知術骰子放在搖缸裏別人看不見他却如開了缸蓋一般什麼點子早已明白了解舖在桌上別人不用眼看過不用手摸過不能知道他却如張反牌向天一般那一張是中風那一張是白板那一張是傑克那一張是愛斯從牌背後瞧得清清楚楚這個樣兒自然祇好讓他一個人贏錢了不過別人雖然輸大家在暗中摸索倒是興致百倍

格外精神。因為看頭一篇的人對於吳軼塵一定表同情及是看了第二篇大受刺戟痛恨的心也格外激烈。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難於見長。就因爲沒有襯託短篇小說連着做這

是獨鶴的聰明處。看紅雜誌的人很希望再有「留學生三」出來。不知道獨鶴還肯作不肯。

妖怪世界

新彈詞 謙虛

自從盤古到今朝。雙九日月。只在天

他雖然贏祇覺手到金錢也不必有希望心也用不着競爭心這樣一來錢是贏了。這賭的興味却反沒有了。他又喜歡看小說。從前拿了一本小說從頭至尾看得津津有味。如今却無論長篇短篇祇要一看。看了題目內中的情節就完全知道。再看也沒有興趣了。但這些都還是小事情。他最感着不快的就是每天應該做幾樁什麼事。見幾個什麼人。說幾句什麼話。甚至吃些什麼東西。到些什麼地方。都預先曉得了。臨時便一樣樣依着做。丟好像是呆板的腦筋中。從沒有激刺心理上也竟無感動他。所以常說別人的生活彷彿是在那裏猜謎。或是看幻術。越是猜詳不出。捉摸不定。越有些味兒。他的生活却像伶人在戲臺上唱戲。怎樣上場。怎樣下場。該用什麼機關。該佈什麼背景。在未曾登台以前早已預定了。上台之後。不過依次搬演。連一切喜怒哀樂都成了機械式的。並沒有真情感了。這種。

空裏打轉。那裏算得清有多少年代。  
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

樣子的生活似乎味同嚼蠟。因此他對於先知術已有些懷疑了。他懷疑的是先知術是否反而減少了人生樂趣。

往者既過來者又續正不知經過了多少劫運。塗炭了多少生靈。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遂變成了一個「古今世界」。攤開甚麼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試問畢竟有多少人稱王多少人稱帝。多少人獨霸一方。多少人揚威四海。休說小子才學空疏不能對答。便是請了歷史專科的老博士。造一份精密的統計表。恐怕也要搖頭不迭。謹謝不敏呢。小子編撰這篇彈

詞題目喚做妖怪世界。既曰妖怪世界當然與人世界不相干涉。這是對妖怪而發。不是對人而發。所以人世界的戰爭歷史。且把來拋撇一邊。不去理論。列位看官須知吾人所處的世界。劃分三部。喚做山世界。海世界。平地世界。吾人都在平地生活。這平地世界便是人世界。五族共和。破除階級。自由幸福。一輩子享受不盡。當然沒有甚麼妖怪出現。妖怪出現的所在畢竟在那裏。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無非在那山世界。海世界罷了。列

你這人好奇怪。一個人想發財。那有嫌多的道理。我買得起全張。就買全張。與你何干。硬要來分。這是什麼緣故。說罷也不理他。祇顧自去。這時店中夥計便對他說道。適纔賣去的那張號頭的確是好的。但是這裏也還有好的號頭。請你隨便作成些罷。他聽了祇搖搖頭。也便不理那夥計。走出店來。那夥計低低的罵了一聲猪頭三。他也無心理論。歇了幾天。開出彩來。這慈惠券的頭彩果然是二千六百零六號。他真氣極了。因為別人不得知。買不着頭彩。倒不真希奇。他明明已經知道了。却臨時遲了一步。被別人搶了去。這簡直和損失了六萬元一般。心裏自然十分懊惱。並且這番懊惱還是一種說不出的苦。他因此對於這先知術又加了一重感想。他覺得他雖能先知。但是先知之後依然不能免却事實上的阻礙。那麼連先知術是不可以必操勝算也。似乎有了疑問了。

位不信聽我唱來

莽莽乾坤瓦古今 精靈妖怪暗藏形  
高者爲山深者海 妖魔種種數難清  
許多怪怪奇奇事 宛比新編山海經 吾且先談  
山世界 高山萬仞插青冥 山分五嶽從來說 南北東西四嶽  
惟有嵩山中嶽上 尤多妖怪與精靈 中峰妖怪誰爲主  
當然領袖有山君 可惜山中無老虎 讓他猴子也稱尊  
阮嗣宗道得好「時無英雄遂使豎

他雖然有了這個感想可是他對於商業上仍舊按着先知術去做。

也仍舊着着勝利可是隔了許久他固然力守祕密別的人却已漸漸的有些知道了便有些人來請教他情願拿出資本來和他合夥做生意賺了錢就讓他一個人佔着大份這種便宜事情他倒也樂得幹可是幹了幾時那來求教他的人越發多了他覺得有些應接不暇對於那些交情淺的資本少的便不免加以拒絕這一拒絕可就生了反響了那些人便一傳兩兩傳三說他是有先知術的和他交易豈不是瞎子和明眼人打架自討苦吃所以大家約齊了見了某人都遠而避之不敢和他講生意經恐怕一個不小心就被他佔了便宜去內中還有些刁滑的便如趕路一般素性跟着他走路有一次他在交易所市場裏面許多經紀人都看着他在拍板的時候無論股票要是物品祇見他喊了一聲買進便滿場個人都要買

子成名」俗語道得好「山中無老虎，猴子也稱王」現在恰應了這句話。中嶽嵩山的許多精靈妖怪爭捧那猢猻精出場尊他爲中嶽嵩山的領袖猢猻精也不推辭遽登首座掙札那花菓山的精神刷新那水簾洞的政治本想轟轟烈烈的幹一番事業替那全山的生靈造福才不愧是美猴王的天潢貴胄齊天大聖的嫡派子孫叵耐猢猻精這般設想他手下的許多狐羣狗黨却不肯照他的宗旨辦事好好的一座中嶽嵩山糟

進他喊了一聲賣出便又個個人都要賣出這樣一來他錢也賺不了生意也不能做了到得後來甚至賭錢場上也知道了大家一見了他便對他拱拱手道老兄你今天到底要想贏多少我們情願雙手奉送可以用不着盤子骨牌了他自覺沒趣祇好快快的走開因此他對於這先知術竟有些厭惡了他想我沒有先知術倒還可以碰碰機會如今得了這先知術轉弄得無計可施了

他於投機事業上既然難以得志了便和他妻子商量想自己開店一定可以獲利他妻子道開店雖好却要資本依我的意思可以開爿不要本錢的店他覺得此話狠奇便問道天下那裏有不要本錢的店他妻子笑道你枉自有了大本領事事先知這個見識却不及我了我所謂不要本錢的店就是要勸你開命相館你想那瞎子胡見光靠着詳星算命着實發財但他不過是一天到晚憑着一張

得不成了模樣

自從猴子做山君。狗黨狐羣胡亂行。中嶽嵩山遭劫運。全山都是害人精。軍師玉面妖狐做熟讀人間馬屁經。蒙蔽猴王行詭計。頓教世界不安寧。豺狼當道爲軍閥。嗜殺何曾怕血腥。還有山中狡猾兔。彈冠相慶做官人。經營三窟由來慣。彙聚賊私數不清。野狗也來充政客。高抬狗眼把人輕。毒蛇猛獸添威勢。舞爪張牙勢攫吞。辜負

嘴瞎說瞎話騙幾個錢罷了。你是個真能先知的人。倘然開起命相館來代人占卜吉凶禍福。自然可以件件靈驗。包你生意大盛。容易賺錢。他一想他妻子的話。到真個不錯。便特地在那胡見光隔壁。開了一爿命相館。凡有人來請他算命。看相。他也不必看。也不必算。祇要運用了他的先知術。略一推測。就可以細細的告訴他們。這自然是絲毫不爽的。有時他偶然無事。走到隔壁去聽聽。祇見那胡見光對着人分明是死偏要說是活。分明是禍偏要說是福。他不覺暗暗好笑。可是一層。他這命相館。開了一年多。生意真是越過越清。到後來。簡直門可羅雀。和他妻子的預期恰巧成了個反面。再看那胡見光的生意却日盛一日。比從前越發興旺了。他狼不服氣。後來仔細一研究。纔知道其中的奧妙。原來他既會了先知術。對於別人的吉凶。福祿。會照事直講。縱然靈驗。沒到這時候。人家那裏會知道可

猴玉心一片。只知搗亂怕和平。  
紛紛擾擾無休歇。狗黨狐羣起。  
野心丟下斯聞山世界。且談  
東海老魚精。

從來有山必有海。山能藏垢。海也能

納污。山世界既讓猴子稱尊。海世界  
該舉老魚做主。這條老魚素來倚老  
賣老。老氣橫秋。休說蝦兵蟹將。比不  
上他的資格。便是龍宮貴族。鱉家太子  
也比不上他的聲勢。當時水族大  
聚會。都說除卻這位老魚精。並沒第  
二位可以做得東海領袖。因此把這

是說了老實話。人家心裏倒已不喜歡了。不比那胡瞎子一味會揣摩人心。理說得天花亂墜。人家倒自然心悅誠服的去相信他。這樣一來。他的生意自然要相形見绌了。他經了這個打擊。簡直覺得人能先知。反而不如永遠不知的好。因為照那位胡先生的情形看。起來就可以證明。先知的能力遠不及瞎鬧。

他因這個命相館。是他妻子勸他開的。免不了又去埋怨他妻子。他妻子却坦然笑道。我看你自命爲先知。其實不過是吹牛罷了。就像賣老老氣橫秋。休說蝦兵蟹將。比不上他的資格。便是龍宮貴族。鱉家太子。也比不上他的聲勢。當時水族大聚會。都說除卻這位老魚精。並沒第二位可以做得東海領袖。因此把這

知。猶。竟。被。你。根。本。推。翻。了。

老魚精。捧上臺盤。發號施令。居然在  
海世界。稱雄起來。

東海稱雄。我獨尊。龍宮高坐。老

魚精。蝦兵蟹將添聲勢。個個勳章挂滿襟。老蚌居然勳一位。

烏龜也做大將軍。螺蛳左右爲

丞相。烏賊偏叨循吏名。吹浪

江豚充政客。甲魚披甲作干城。

黑魚職掌軍機事。巡閱邊疆有

海鯨長尾。鰐魚居要職。鮀魚

精作宰官身。鯊魚老臉爲官吏

還有銀魚掌庫銀。漳濁不分鏈。



## 殲仇記 (四) (上) 程小青

那天的半夜。忽有一種尖銳的電話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我一聽那皇急的聲音。便知是羅密萊、德雷富列爵士。他問道：克麥。不是你麼？我應道：是啊。甚麼事？他答道：我怕那五個人中。又有一個出現了他——我忙止住他道：別多說。不要在電話中提甚麼姓名。那也許要壞事的。你如果有說話。快到我這裏來罷。說完我放了聽筒。暗想他的五個死仇。雖然已經去了三個。但還有那埃勃洛士伯

與 鯉 海 精 水 怪 盡 超 升 海 疆

從此偏多故。鬧得黃河水不清。依着老魚精的主張本想山海統一。同慶昇平。自從中嶽猢猻精稱尊。和老魚精畫疆而治。旗鼓相當。山既不能統。海亦不能統。山起初還是互派使者。圖一個和平解决。老魚精委託鯉魚爲議和代表。爲的是鯉腹藏書。可以託付秘密。猢猻精委託黃狗。精爲議和代表。爲的是黃耳傳書。取消息。可以溝通意見。誰料枉費口舌。和平絕望。玉帛無成。干戈相見。只說。

我的梅里蓬路寓屋中來。須得十五分鐘的路程。在這十五分鐘裏。面他的性命可有危險麼。現在我乘這空閒。且把他已經經歷的事情略說一遍。

那天晚上。伊推琪夫人開了一個跳舞會。請了許多貴客。十二分熱鬧。後來國務總理陪著范倫汀男爵一同臨觀。會場中的興致便越加濃烈。但有一位客人。他的慘沮而殷憂的顏色夾雜在歡笑不絕的衆賓裏面。很覺特出。他的名字叫做格蘭亞。在外國的外交界上。辦事乃是羅密萊多年的老友。羅密萊見了他那種鰥鰥過慮的狀態。想不出他究竟爲著甚麼。一回那個長腿而瘦頰的男爵忽引了一個美麗的女子。叫做露挨玲的介紹給羅密萊。羅密萊便陪著那女子在客廳中周旋。那時花架的後面弦樂隊正抑揚的奏著舞曲。

得一個打字。那老魚精手下的蝦兵蟹將猢猻精手下的狐羣狗黨便個個摩挲擦掌興高彩烈起來。

忽然山海大交兵。聲勢洶洶嚇煞人。山世界中多健將。妖狐白晝現原形。調兵遣將多忙碌。足智多謀比孔明。狐尾搖搖如羽扇。前鋒先派狗將軍。白狼司令威名著。率領羣妖去劫營。癡狗將軍爲押隊。中軍委託野猪精。一時殺氣冲霄漢。鬼也愁來神也驚。海世界中多健將。

衆客們却圍集在羅密萊和露挨玲的左右。原來露挨玲實在是一個絕色的女子的。金色髮髮疊疊覆在額上。上面綴著一粒紅晶。正像火灼一般。雪白的輔頰和頸胸。又有那睫毛豐長的媚目。在在都見過。忽見格蘭亞立在幕帷的旁邊。神氣仍非常慌張。他望著羅密萊。似乎向他作勢招手。那時樂聲停了。羅密萊向露挨玲道了一聲歉。便趨向他的老友那邊去。格蘭亞引他穿過了幕帷。走出一條小徑。到一個幽靜的噴水泉旁邊。纔開言道。我要告辭了。但有一件事情。要相煩你。因我有一個小袋。請你給我保存一夜。我明天早晨來取。你可能應許麼。羅密萊應道。那自然可以的。他一面應著。一面私忖。這樣一件小事。竟值得如此鄭重和驚駭。格蘭亞道。羅密萊。謝你說。時便取出一個黃色封套而用藍蠟封固的東西來。又說道。你拿好。

黑魚精。把令來行。烏龜大帥充招討。催動銀魚發餉銀。螃蟹將軍親督隊。領兵直出水晶城。鱉魚老臉充前敵。皮厚猶如鐵。幾層長尾鱸魚爲押隊。甲魚。披甲去長征。雙方調度多完畢。一片喧呼撻伐聲。山海而今成敵國。立時開火判輸贏。一場惡戰以後果然判個輸贏倒也罷了。叵耐山世界那邊徒然傷折了許多獐貓鹿兔海世界那邊徒然損失了許多蛤蚌螺鰐。紛紛擾擾交戰。

了快一些不要教一個人瞧見也不要說給甚麼人聽。羅密萊笑道。那麼這東西不是很危險的麼。格蘭亞道是啊。我現在告訴你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祕密消息。我爲了這事纔特地到英國來。我已經執管了三天。有許多人都想得他內中一個人——這時候窗門口的幕帷忽然有人掀開。范倫汀男爵探頭出來。作調笑聲。德雷富列。你怎麼一回兒便把那嫵媚的密司露挨玲冷落了。唉請你原諒你有人約談呢。說完便不見了。格蘭亞懷疑道。這個小鼠羅密萊。你須得防備他。並且從此刻起直到明天早晨。不論甚麼人。你都須防備這裏的地方不妥。我又沒有功夫不能夠和你說明。但有一句總請你盡力保護這個紙袋。無論如何。你不要把這東西給任何人瞧。須知這東西的存在與否實在有生死關係的。你千萬不要疏忽啊。說著緊緊握著羅密萊的手。又繼續道。除你以外。我斷不敢把這東西

了。好多次依舊沒有個解決中嶽獮。獮精既不能吸盡東海之水。東海老魚精也不能推倒中嶽之峰。兩敗俱傷。相持不下。只落得彼此都守着原有的地位。一些兒沒有發展。要是經過了這番痛苦。依舊畫疆而治。休養生息。倒也罷了。叵耐殺氣正盛。劫運未滿。山世界的狐羣狗黨。偏紛紛和自己爭鋒。海世界的蝦兵蟹將。又處處與同類拼命。鬧得山不成山。海不成海。紅樓夢所說的『妖精打架』真打得落花流水。沒個了期也。

託給別人。你明天早晨等我罷。他正要轉身離別。羅密萊忽止住他道。方纔你不是說到內中有一個人麼。忽而被范倫汀男爵打斷了談話。現在請你說明了罷。那人是誰。使我也可以容易防備。格蘭亞抬頭望了一望。答道。正是那人。情願出任何代價。把這個紙件歸爲他。有他就叫做「海特拉」。格蘭亞說完便即離去。但羅密萊一聽。那個名字却頓時改變了態度。呆呆的站在那裏。好似他的神經上受了無形的炸彈。至於他所以這樣。我先前已一再說過。原來德雷富列一姓。自從鈕蘭爵士爲著救免自身起見。賣了他的五個同黨。使他們流放出去。便和他們結下了深怨。後來那五個兇人遇赦歸來。就立誓報仇。必要斬滅德雷富列的宗嗣。因此五年之間。連接傷了四人。直到如今。只剩下那最後的羅密萊一人。他因著我卡耳克麥的助力。倖免了三次的危險。就是那拉泡而的詭奇的經歷。和透

妖精打架亂紛紛。山海同時殺。  
氣騰山精慣與山精戰。海怪偏和海怪爭。直使山靈都變色。  
便教海若也魂驚。山無淨土都含血。海有奔濤總帶腥。山上層層蒙毒霧。海邊陣陣起妖雲。  
山魈木魅來排陣。海鬼波臣去領軍。這壁狐羣攻狗黨。那邊蟹將戰蝦兵。自相殘害真堪笑。  
山不安兮海不寧。惡戰經年無道理。自家兄弟鬧盈盈。排山倒海從來說。四字果然驗在今。

歇克的惡果。又把那佛蘭欠脫送進了活的墳墓裏去。列位都已知道。但此外還有挨勃洛士和海特拉兩個兇徒。沒有著落。所以羅密萊的性命依舊沒有脫危險的羅網。因此之故。那時羅密萊在無意中忽聽得洛蘭亞說出「海特拉」三字。心房中好似突然受了一粒彈子一般。他驚駭了一回。便把這一件事。從情勢上看來。直接有危險的。不是他自己。乃知格蘭亞因海特拉既然拚命要得那個文件。自然要尋到格蘭亞身上。去格蘭亞知道如此。纔把他交給羅密萊。但這東西既是萬分緊要。何以竟交在羅密萊手中。雖則羅密萊和他知己究竟也覺得冒險。一些羅密萊疑奇了一回。便把那紙袋從衣袋中取出仔細驗。觀上面的蠟印。正在那時。忽聽得有衣裳絛繩的聲音。使他驚仰起來。原來密司露挨玲正坐在近旁的板凳上。面用扇扇著他灰白色的粉頰。他對於羅密萊似乎有意追蹤。羅密

排山倒海四個字本是一句相傳的成語。直到如今却成了不可思議的識語。原來妖精打架的結果海世界自相殘殺一場惡戰卻把自己擁戴的海上領袖老魚精逼走了山世界。自相殘殺一場惡戰也把自己擁戴的山中元首猢猻精趕去了。從此山無元首海無領袖排山倒海成了事實。俗語道得好『蛇無頭而不行』。那些山妖海怪既然失去了憑藉論理便該捐棄前嫌重歸舊好皈依菩薩不再興師作怪然而不然山海雙

萊也覺得了。因問道密司露挨玲。你不是舞得疲乏了麼。露挨玲答道。正是那是一種很長的考鐵涼（舞名）。羅密萊旋即回進舞室裏去。近門處見范倫汀男爵站在那裏向他含著一種不可名狀的微笑。竟使羅密萊心悸。羅密萊鞠躬問道。男爵。你給我介紹了一位嫵媚的舞友。但你知道他也能舞考鐵涼麼。范倫汀簡答道。他不會舞考鐵涼的。羅密萊自忖道。唉。但他爲甚麼騙我呢。男爵忽低聲問道。你方纔不是和我們的朋友格蘭亞談話麼。他現在在那裏羅密萊道。他已經去了。男爵道。果真麼。那麼他諒必沒有聽得那個消息。唉。他們又重新跳舞了。我們且向那邊去。我在半點鐘前從國務總理那邊得到一個稍息。大概明天報上就要宣布我此刻也不妨說。給你聽就是康司丹泰羣島已承認了他們西邊的強鄰對於他們有相當的保護權。這是政治上的一个大變動。至於那最可注意的。

方冤仇未釋禍結兵連竟無寧歲而  
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斜刺裏鑽出  
一條小魚精驀然間在閩海裏面活  
動起來這條小魚精也是出身東海  
和老魚精同姓不同宗他的資格雖  
然夠不上老魚精他的妖法魔術卻  
不在老魚精之下這番出現閩洋興  
風作浪又不知要鬧出什麼妖精打  
架來呢

倒海排山可息兵 無端鑽出小  
魚精 閩洋驟地風波起 一片  
興妖作怪聲 百八魔君都出世

一點就是——唉請原諒你不是有人約你跳舞麼羅密萊道不是

我偶然有些小事須得出外一次其實羅密萊一半因著懷疑范倫  
汀男爵一半因爲聽得了海特拉的名字心中不無驚懼故而想託  
故脫身范倫汀笑道哼又是一個半途的逃客但那舞室中正擁擠  
著穿過去不便的不如我領你出去罷隨即開了一扇側門引羅密

萊走出轉了幾個灣又道這是一宅倫敦的老式屋子我却轉灣抹  
角都熟悉的羅密萊在後面跟著彼此且行且談走進了一條甬道  
猛聽得有玻璃擊碎的聲音接著又有一個女子怪聲駭叫甬道中

就完全沉黑范倫汀輕輕呴了一聲陡然有一個瞧不見的人形直  
奔過來撞在羅密萊的身上范倫汀在黑暗中問道這是甚麼一回  
事便有一個女子回答據說偶然舉起手來打碎了一隻電燈泡范  
倫汀便道呀那是小事又回頭向羅密萊道請你向這邊來從那裏

不知何日見昇平。可憐急壞泥。  
菩薩恨不逃歸紫竹林。一卷。  
彈詞今唱畢。難描怪狀與奇形。  
欲知以後如何樣。請讀當年山海經。

靡塵客譚（續）薇子  
法國大仲馬著作等身好取史事演  
爲小說。雖其事實非可徵信。而行文  
則浩如煙海。極詼奇之致。讀之者如  
身入其境。喜怒哀樂動爲牽率。無復。

一直就是正門。我想你今晚不會回來。願你晚安。羅密萊勉強答了  
一個禮。聽得他最後的「不會回來」一句話。不覺打了一寒噤。不  
知這話他有意思麼。於是羅密萊就打一個電話給我。我方纔已經  
敍過。接著他取了衣帽。就從伊推琪屋中出來。他走到門外。立停了

足。燃著一支雪茄。借此鎮壓他的神經。他順手伸進那隻藏祕密紙  
件的衣袋。摸摸那東西是否安全。不料竟不安全了。那文件早已不  
翼飛去。霎時間羅密萊再也不能夠鎮靜。他覺得渾身的血液。流走  
得很快。呼吸也頓時急促。原來他所應許負保護責任的寶物。既已  
失去。他真不知道怎樣纔能賠償。他忽然回想起自從接受那東西之後。  
和幾個人交談過呢。只有范倫汀和露挨玲兩人。他正想重新進  
去。忽見一個守門人在那裏招呼車子。抬頭一望。露挨玲也走出來。  
了。他一見羅密萊似乎震動了一下。就低著頭跨進守門人招來的。

自主之能力則其筆墨之酣暢爲如何耶顧其文筆宜於通俗若以高超論似不逮其子小仲馬小仲馬之文都含哲理然風行不如乃父也

小仲馬之茶花女遺事用筆至深刻若女死後亞猛移葬之發櫬驗屍則已腐臭不可嚮邇讀書至此何等感喟此蓋深一層寫法也每見吾國小說好爲屍久不敗之謬說無中生有復何感想之有此俗手也不足與言小說

英國却而司迭更司白描聖手也竹

馬車裏去羅密萊一眼瞥見立想到他方纔在跳舞上說過謊話又曾見過那個紙件此刻又有驚慌的現象莫非就是他偷去的麼他想到這裏便準備冒一冒險那時馬車已經行動羅密萊奔了五六步已到車門面前立即開了門跳上車去反手又把車門關上車中人忽的跳起來駭叫喘息道你竟用強力迫害女子麼羅密萊作安靜態答道請坐下來我想你早已知道我爲了甚麼來的剛纔在甬道中打碎燈泡就是你你乘著那個黑暗而慌亂的機會就將我衣袋中的一個紙袋取去你還要辯麼露挨玲顫聲道你大概瘋了羅密萊道現在不必多說請你吩咐一聲車夫叫他改一個方向往梅里蓬路七百七十七號去露挨玲還掙扎道我不應許你羅密萊道那麼我代你執行了這是在法律上應有的權利這時女已不能支持便哀求道那麼你放了我罷你可將這紙袋拿去但這東西

頭木屑皆資爲用尋常一事物先生  
葫蘆依樣取以入書陡覺化腐朽爲  
神奇在在引人入勝初不見其平行  
莊文多長篇讀之每恐其盡一字一  
句必加細味讀其書未有不眉飛色  
舞者好小說之魔力有如是夫

送更司之書林琴南先生曾譯多種。  
如塊肉餘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兒  
傳賊史冰雪姻緣譯筆不弱原作余  
俱不厭數數讀也

冰雪姻緣有一節寫禿齒（人名）禿  
齒者愚人也誤稱船主克忒爾爲船

實在關係一個人的性命的現在我把他的性命交給你了羅密萊  
道關係甚麼人的性命請你說明白他的名字露埃玲道就是海特  
拉現在好了爲上帝的緣故放我去罷維密萊道你別著急半點鐘  
內管教你回去我決不難爲你請你放心但此刻我們必須往梅里  
蓬路去一趟的

（未完）



## 老鼠做親記

程瞻廬

塵客談

老鼠做親記

三〇

主吉爾司歷久乃不能變此雖細節足見禿齒之爲愚人真性情流露於不自覺也。

迭更司之小說可比吾國詩家之白樂天樂天之詩老嫗都解顧含蓄至深每得絃外意。

臨嫁前數日鼠王不惜重資爲公主製備妝奁一片「老鼠數銅錢」聲鏗鏘可聽鼠后因不忍公主遠嫁終日向之啜泣詩曰「鼠思泣血」其是之謂乎。

嫁時之衣有石鼠銀鼠灰鼠等皮襖此猶不足爲貴最貴者有火鼠皮襖一襲火鼠產火山中以其皮作襖入火不燃耗子國之唯一至古稀始與所歡結婚俾身後資財可寶也。

法朗斯近世法國小說名家也年屆古稀始與所歡結婚俾身後資財可傳其婦否且不爲法律所許也所著書都在數十版以上可見風行一時用筆深入顯出命意不爲膚淺如寫一修道者見妓女作裸體跳舞跳舞

雙方媒人爲玳瑁貓玳瑁者大媒也貓見公主將嫁亦依依不舍哭而送之聲淚俱下誰謂貓哭老鼠爲假慈悲耶嫁時一切禮節鼠王重託大媒貓代爲照管蓋恐相鼠無禮貽笑大方故以大媒貓監督之諺云「託貓管老鼠」此語竟信而有徵。

愈沈酣修道者刺擊愈甚行文之間  
針針見血名家著述誠屬卓爾不羣

## 含霏犀玉軒筆記

嫁時輿從之盛綿方可數里許幡旗打傘鳴金喝道之流無一不倩  
鼠輩爲之又有錦毛鼠十六名肩昇綵輿逕向貂鼠駙馬宅第而去  
鼠公主坐綵輿中如坐針氈轉側不能自安蓋因公主尾部適生一  
癩坐時輒有妨礙『老鼠尾巴生癩子』出腹雖不多然苦痛亦至  
難消受也

### 律西

#### △虎

戚串中有自嶺南作宦歸者言在粵  
時曾用一女傭爲四會縣人云其鄉  
多虎其色有黃有白每夜輒入村中  
覓食遠聞囁聲琅琅有類鈴鐸習慣  
鼠鬧東京尤爲擾亂有作鼠竄者有作鼠跳者陪伴新娘之兩鼠  
亦不甚恐或深宵靜坐卽聞窗外虎

氣咻咻。踏落葉而過。村中皆枳籬茅舍。高不逾四尺。然虎絕無闖入者。惟出外行者。始被衝去。有不得已之事。出外者。則携犬同行。因犬善嗅。其氣虎或在數百步之外。人不能見。犬已先覺。即返奔而逃。人得從容躲避也。村中有廟。名土神祠。相傳一山之虎。均歸其管轄。凡獵者欲入山捕虎。必先具香燭牲醴。拜禱而行。否則不能得也。有富戶。何姓者。饒於資。而艱於嗣。三房共撫。一子愛如珍寶。一

鼠膽爲之驚破矣。白日鼠戲以喜果投新娘面。投鼠竟不知忌器。偷油老鼠尤無賴。潛取妝臺上之生髮油。偷食殆盡。偷糞老鼠忽發奇想。揭開新娘之紅馬桶。偷食中藏之果子。當羣鼠跳踉紛擾間。驀聞『娘乎』一聲。破空而至。大媒貓縱身入房。聲勢洶洶。羣鼠喪膽奔走。一空貂鼠駢馬亦倉皇失色。退避三舍。鼠公主欲逃不及。遽爲大媒貓所挽住。同入銷金帳裏。演出一齣『猫鼠同眠』之趣劇。此事一經傳播。不惟『笑瞎貓眼睛』。抑且鼠國之中。咸咄咄稱爲怪事。



誰是負心人

茹 茶

這天是日曜日。恰恰遇着細雨溟濛。陰風蕭瑟的天氣。這位大學教

日方。至門外游玩。忽一斑爛巨虎奪

於保母之手銜之而去。舉家涕泣不知爲計。有教以禱於土神者。倘得兒不死。願重新廟貌。並日以羊豕爲祀。禱畢。卽令壯夫成羣結隊。四出尋覓。迄無跡兆。悵恨而返。次日晨起。則虎已衝兒置門外。呱呱而泣。急抱入視。有人及得他。建宏接着說道。我一定要替佩珊做媒。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若是這樁親事成功。可算是十分美滿的婚姻了。佩珊是伍涵芳的妹妹。在女子中學裏讀書。自幼沒有父母。和舅舅很親近。所以日盛。余謂此神大類近來盜匪擄人。勒贖之行爲。不知神借虎威。以獵食耶。虎假神靈而肆虐耶。二者必居一。

授高建宏先生在家無聊得很。伏在書案上。校閱學生的考卷。細細的評訂甲乙。忽聽得有人走進書房來。抬頭一望。原來是他的外甥伍涵芳。涵芳就在他學校裏讀書。逢到星期日必定到他舅舅家來走走。建宏看見涵芳來了。就拿了一本卷子。對他笑着說道。饒吉人的學問究竟不錯。這回又是他第一。涵芳道。他確是聰明。同學中沒有人及得他。建宏接着說道。我一定要替佩珊做媒。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若是這樁親事成功。可算是十分美滿的婚姻了。佩珊是伍涵芳的妹妹。在女子中學裏讀書。自幼沒有父母。和舅舅很親近。所以常常住在舅舅家。涵芳聽他舅舅這樣說。就回答說。舅舅做的事總不會差。我還有不滿意的麼。說着又有兩個人走進來。一個是校裏的會計徐先生。一個是庶務員姓吳。名壽芝。因爲他有些壽頭壽腦的樣子。建宏每戲呼之爲吳壽翁。星期無事。壽翁常到建宏家來打

△奇夢

夢有因思想而成者。有絕非思想所能及者。余幼年時喜聞人談夢。有鄭氏表弟言。年十七八歲時。值初夏。見齋旁槐樹上有烏鵲爭巢。甚急。呼朋引類。噪逐不已。久之。鵲不能勝飛鳴。引類噪逐不已。久之。鵲不能勝飛鳴。而。去。乃。於。他。樹。別。營。一。巢。諸。鵲。助。之。將。成。矣。烏。又。來。爭。黨。類。亦。益。衆。鵲。不。能。支。勢。又。將。敗。鄭。心。殊。不。平。未。幾。朦。朧。睡。去。見。一。皂。衣。人。來。請。云。主。人。有。急。務。望。一。臨。鄭。夢。中。隨。之。行。至。一。家。似。處。山。嶺。猱。升。而。上。柴。門。蓬。戶。綠。陰。

牌。這天走進來。聽見建宏說替佩珊吉人做媒。便說道。吉人人是聰明。不過少年浮動。品行上總還有些……話沒有說完。建宏搶着說道。壽翁。你又發那些道學先生的議論了。大凡聰明子弟。都是活動的。偶然有軼出範圍的地方。正是他表示和那些呆笨子弟不同的地方。正說着。徐先生道。快些打牌罷。不必議論了。僕人等聽見打牌。就見景生情。不等主人吩咐。早把桌子麻雀牌預備好了。建宏等四人。便坐下來打牌。打了八圈麻雀。徐吳二人都回學校去了。建宏走進內室。便把他要替佩珊做媒的意見。對他妻子何氏說了一遍。恰巧佩珊也坐在旁邊。她雖不是一個極解放的女子。究竟在學校裏讀了多年書。舉止很大方的。絕不似那小家碧玉。見有人替她做媒。便脹紅了臉。做出侷促羞澀的樣子。而且佩珊在學校裏開會的時候。也曾和饒吉人見過兩次面。知道他相貌很為漂亮。又聞得他學

濃。覆。主。人。夫。婦。均。着。皂。衣。兩。臂。纏。以。  
白。布。透。於。門。外。曰。知。君。有。見。憐。意。故。  
敢。相。煩。因。新。屋。落。成。輒。有。異。族。蠻。橫。  
無。理。欲。來。強。佔。恐。與。戰。不。勝。故。敢。請。  
君。爲。臂。助。耳。鄭。以。不。解。武。事。爲。辭。主。  
人。曰。非。敢。使。君。身。臨。戰。陣。但。乞。君。持。  
劍。立。於。門。外。足。矣。言。訖。授。以。短。劍。鄭。  
接。劍。在。手。不。覺。義。憤。填。膺。如。言。立。於。  
門。外。卽。見。有。烏。衣。軍。聲。如。潮。湧。由。遠。  
而。來。勢。甚。勇。猛。距。室。旣。近。見。鄭。在。皆。  
不。戰。而。退。主。人。大。喜。邀。鄭。入。室。見。室。  
雖。不。甚。華。美。而。地。上。茸。茸。然。鋪。絨。毯。

問很好。心裏早已愛慕他得很。如今聽見他舅舅說替她做媒。便回答道。舅舅。你的眼光總不會差的。何必問我們女子呢。建宏得了他外甥女的同意。心裏格外高興。明天到了學校。就着校役去請饒少爺來。（清季學校裏的校役都稱學生爲少爺）吉人來了。建宏就把他做媒的意見告訴吉人。吉人早已曉得佩珊是一個漂亮女學生。功課也很好。又曉得她是建宏的外甥女。現在聽見建宏替他做媒。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建宏話纔說完。吉人便說道。承先生的美意。學生感激得很。但是學生還要告訴母親一聲。建宏道。你理應稟明堂上。饒吉人本是一個孤兒。沒有父親。只有一個妹子。他母親略有幾畝田。靠着過活。他生小聰明。十七八歲已經進了大學。建宏頗爲賞識他。這番他聽見建宏要替他做媒。高興得很。下了課。就請假回去。告訴他母親。他母親自必也表同情。但是他母親腦筋舊得很。

甚厚。主人肅鄭席地而坐。且曰：「彼來有定時，過此不敢再至矣。」皆君之功也。言畢，起立親割一豕，欲備筵席。爲酬，鄭見其血肉狼藉，興辭欲出。主人固留，方爭持間，遽然而醒。則身臥榻上，回思夢境，疑必身入鵲巢，因取梯登而觀之，則見巢中滿鋪蘆絮，兩鵲方在伏卵所殺之豕，則一腐鼠也。余曰：「此必君因槐安國之說而附會之耳。」鄭笑曰：「代鵲爭巢，不足以言勇。吾之夢孰是與人同？往取有證據者哉。」

舊時的習慣，不肯改變一點。所以這椿親事還要他由妹子主婚。他妹子出面和建宏商議，什麼問名納綵的禮節，一樣都不能少的。建宏涵芳雖是極開通的人，但是他們以為只要這椿親事成功，這些小節目也不計較了。行聘之後，預約明年就擇日完姻。不料好事多磨，中間生出波折來了。吉人本是一個極活潑的人，有一天放學日子，他和兩三個同學到酒店裏去吃酒。吉人平常本有幾斤酒量，這一天興致太高，左一杯右一杯，吃得酩酊大醉。不知如何在酒店裏大鬧起來，打得落花流水。店裏的僂倌曉得他是某學校的學生，明日就去告訴他監督。報紙上也登載出來。監督曉得了這椿事，大為震怒，立刻懸牌將吉人開除。其餘兩個同去吃酒的學生，各記大過一次。高建宏再三在監督面前替他說情，請監督成全他。那知監督執意不從，竟無可挽回。吉人出了學校，沒有事做，閒居在家，真無聊。

### △托夢

杭人宋志愚就業於申。携有一子。年已二十餘。素性懶拙。一日因事略加斥責。子遽不別而行。一去五六年。杳無音耗。宋年已垂暮。思子殊切。求神問卜。迄無朕兆。遍詢親友。亦無見者。宏說道。學生行期已迫。來不及辦喜事了。好在學生此行。不過三五年就要回來的。等到畢業回國。也不過纔二十三四歲。那時完姻。還不算遲。令甥女也要二三年纔畢業呢。若是出閣太早。恐怕家務分且。其子生平又無一技之長。以爲必冻餒死矣。惟有飲泣而已。一夕夢子來。面目憔悴。衣裳襤襠。跪地自陳。因生前不孝之故。現爲冥間責罰。墮入地獄。飢寒交迫。乞加援拯。宋醒後痛哭。告諸家人。多焚綻帛並廣延寺僧。

得很有一天看見提學使出告示。招考學生派送出洋留學。吉人立刻報名。他英文程度還好。果然考取。伍涵芳聽見吉人將要出洋遊學。就請建宏去探望他。教他提早婚期。結了婚再去遊學。吉人對建宏說道。學生行期已迫。來不及辦喜事了。好在學生此行。不過三五年就要回來的。等到畢業回國。也不過纔二十三四歲。那時完姻。還不算遲。令甥女也要二三年纔畢業呢。若是出閣太早。恐怕家務分心。反要荒疏了學業。也以遲幾年的爲是。建宏見他意思堅決。而且說得理由充足。也不能勉強他。只得把這番話回來說給涵芳佩珊聽。他們聽吉人的議論正大。都很贊成。而且佩珊聽見她的未婚夫考取出洋遊學。心窩裏也十分歡喜。自己暗暗想道。他起初不過一個大學學生。如今却是留學生了。留學生回了國。就可以做大官。像以前那班留學生。現在做侍郎尚書的也有。做欽差的也有。他的前

爲禮儀。三日家無餘貲。乃借貸以足之。正饒鉞喧。聞間忽郵使遞來一信。乃其子由海甯寄來者。展視確爲其子親筆。略言數年爲某寺寫疏。僅堪糊口。現已深自悔悟。望速寄資斧。俾得來滬省視。云云。全家均破涕爲笑。

按世俗每夢所親有所需求。均以爲亡者托夢。必多方以應之。蓋皆此類。惜不能悉使復生。以證其妄也。蓋夢境本爲結想所成。倘非素識之人。何能入夢。卽使人死。果屬有鬼而幽明。道隔生人。旣無術往見死者。以通消息。女學生中也有許多和他交遊的。他因爲學校裏沒有寄宿舍。所以住 在一家旅館裏。後來住熟了。他常常和那旅館裏的人胡調不

息死者更何能來見生人肆其要求。豈人至爲鬼轉可萬能耶誠如是說。則爲人祖父者孰不願見其子孫儘可夜夜聚處一堂家人父子永無睽隔。豈不大妙又何待有所求始來一見耶况凡夢見已故之人者仍必著其平日之衣不知人死魂升魄降軀壳且棄之如遺更何有於衣服豈衣服亦有鬼耶况甲著此衣而死又可傳之於乙乙再着此衣而死又可傳之於丙如此展轉不已是一衣且可有無數之鬼矣甯有是理乎。

到兩年工夫旅館老班的女兒瑪利居然被他把結上了吉人的英國話本來說得還好口才也不壞他就胡言亂語天花亂墜的把瑪利說得服服帖帖的和他的愛情一天濃厚一天他說他是一個中國伯爵的兒子他因爲厭棄中國女子都是沒有學問的所以到如今還沒有娶妻子他常常恭維瑪利道像你這樣的女子中國實在沒有瑪利聽見他是一個中國伯爵的兒子就一心要嫁他後來瑪利居然向他提及婚姻問題吉人這時候非但忘記了他和佩珊已經訂了婚約並且不記得伍佩珊這個人了他非但不記得伍佩珊連以前他感恩的老師親愛的同學都不記得了他自從到了美國便把以前的事都忙記了真所謂追憶前塵恍如隔世所以他聽見瑪利提到結婚問題便喜歡得非常自必表示同情居然請了一位牧師証婚在教堂裏行結婚禮他兩人真是膠漆相投愛情的熱度。

玉壘邊館瑣記 用和

豈但達到沸點。恐怕三百度五百度還不止呢。吉人到美國來。可算是專門來求婚的。並不是來求學的。鬼混了幾年。騙了一張文憑。和一個美國女子。學問毫無長進。虧得他善於交際。在美國地方熟人很多。所以畢了業。就在美國一家保險公司裏。就了一樁事。再也不想回中國了。光陰很快。吉人離了中國已經八九年了。頭兩年還時常有信到中國。自和瑪利結婚之後。莫說和建宏涵芳等不通音信。就是和他母親和他妹子。也不常通信。必定要他母親寫了幾封信給他。他纔回復一封信。如此八九年。佩珊小姐已經二十八九歲了。早已在女子中學校裏畢了業。後來因為閒居無聊。有兩個同學勸她到一個女子小學裏擔任教科。自此佩珊從事教育。天天和那些天真爛漫的兒童談談說說。倒也快樂。不知不覺的一年一年過去。不致於有蘭閨寂寞凝妝少婦的感觸。可是她哥哥看見妹子年近

狐妻狐婿

我鄉有農戶某姓者。夫婦年俱逾耳順。膝下子女各一子。既聰俊。女尤秀慧。年方破瓜。窈窕若仙。惟因父母選擇太嚴。致久耽東床之慶。一日浣物於溪畔。陡見一風姿甚都之少年。翩翩行陌上。向女嫣然一笑。女不覺爲之神往。蓋鄉間從未見有如此郎君也。無意中亦以一笑報之。歸後悵惘。

若有所失。是夜將寢。忽有人排闥入。  
視之則日間之少年郎也。含笑而前。  
曰。生胡姓。寓鄉西。久仰芳名。今日偶  
瞻容範。眞令我魂銷。緣令尊堂擇選  
太苛。企慕無已。用敢效張生故事。幸  
勿驚駭。望垂青睞。女羞而斥之曰。深  
夜入人閨闥。殊屬非禮。况婚姻大事。  
鳥可苟定。速去無延。少年俯首屈膝。  
指天立誓。女憐而從之。遂相歡好。自  
後少年來。竟無虛夕。然女弟臥室與  
女僅隔一壁。每夜輒聞姊室有男子  
語聲。頗生疑慮。偶一窺之。駭而告於

三十。還沒有出閣。照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舊觀念上看起來。心  
裏似乎有些不安。而且親戚朋友。因為吉人久不回來。杳無音信。都  
戚戚私議。有幾個年高老成的親戚。時常對涵芳說道。涵芳。你妹子  
想。只好一趟一趟的對吉人的母親去說。他母親被吉人催得無可  
如何。就連一接二的寄信催他兒子回來。吉人不但不回來。連回信  
也沒有一封。他母親只好捏造了許多鬼話。據塞媒人說。她兒子有  
一般。可憐他母親。天天過大除夕。不知哭了多少眼淚。又過了一年。  
建宏急得耐不住了。覺得有些對不起他外甥女兒。就天天去和吉  
人的母親商量。後來想了一個急主意。教她先寫一封信說她有病。

父母迨父母至少年已先逸。怒甚呼女詰之。女知不可隱。盡訴其實。緣木已成舟。父母亦無可奈何。擬訪明少年底蘊曲成其事。惟防閑甚緊。不圖

少年仍來如恆。父母至則已渺來去。飄忽無蹤。家人詫乃疑爲狐。及遍訪一個伯伯在上海經商。有幾個堂姊妹。也在中國。她久想到中國來。遊歷一趟。所以吉人同她商議。她便欣然承命。卽日整理行李。乘輪回國。到了上海。吉人想他家裏只有幾間破屋。門戶蕭條得很。瑪利到了他家裏。必定要說伯爵的住宅。何以只有幾間東倒西歪的破

延壯夫十餘輩。守夜以驅狐。詎觸狐怒。雖防備甚嚴。轉瞬而箱籠移於門外。什物散滿地上矣。最奇者。龐大之房子。伯爵家裏。何以一寒至此。所以他對瑪利說道。你先在你伯伯家住幾天。我到一家親眷家去一趟。五六天就回上海。然後同你到北京去。輪船靠岸。他夫婦二人就坐了汽車。到瑪利的伯伯家去。瑪

不提及婚姻問題。過了兩個月。又發一個急電。說她的病重了。要她兒子回來見一面。電文上道。『母病日劇。勢必不起。望汝念母子之情。速請假回國。吾若得與兒子一面。死也瞑目。』

臥床。非拆卸不能出戶者。亦倏忽委於院中矣。無形無影。守者咸神疲力乏。無可奈何。遂罷之一夕夜靜漏轉。少年又來矣。謂女曰。人狐形骸雖殊。情愛稟性則同。汝弟窘余太甚。余苟殺之。真不費吹灰力也。特於卿故暫赦之。今與汝弟約。苟勿擾余者。余有妹。年與爾弟相伯仲。貌頗不惡。當以妻之。次日女以告弟。弟以爲狐妖不足信。且責姊之荒謬焉。姊默然而退。卽晚。女弟已寢。寤寐中彷彿有人推之者。醒則見一麗人坐其床。芙蓉其

利的伯伯名叫祁錫爾。看見姪女和姪女婿遠道而來。當然殷勤招待。吉人就擋了一天。次日就遄返故里。以爲他母親一定是臥床不起。或是已經殯殮了。誰知他走進家門。他母親正在厨下淘米燒飯呢。聽見兒子回來了。三步做兩步的跑出來。吉人看見他母親心裏頗爲奇怪。便知道她用計騙我回來。他母親看見兒子。却喜歡得了不得。覺得那肚皮裏有滿肚子的話。不知從那一句說起。先叫了一句。聲吉人。你回來了麼。一句話沒有說完。不覺得喜極淚流。淚珠兒滾滾的下來了。說着他叔子他嬸母都出來了。一五一十的談了許多離情別緒。後來他母親同他說起伍家的親事。吉人道。我已經娶了妻子。那裏可以再娶呢。這個婚約一定要取消了。他母親道。你娶的那外國女子。究竟是非正式的。伍家的親事。是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訂定的。如何可以取消呢。吉人冷笑道。婚姻那裏有強迫的道

面楊柳其眉。一瞬傾城。恍惚若夢。疑是天上神仙也。女弟覩此芳艷。焉能無情。詢何自來。女曰。妾卽狐妹。君若不犯妾兄。願侍箕箒。否則去耳。女弟至此。已情不自禁。遂唯唯而狎寢焉。自後竟各若伉儷。父母知之。亦無能如何。遂安之。然狐女殊賢淑。無何竟能出事翁姑。執子婦禮。與人同人。亦莫辨其爲狐也。而狐婿亦能幫理家政。家庭之樂。反宴宴如也。亦云奇矣。此事爲余友吳子敬齋語。余君亦該農戶。隣近人。故悉其底蘊其詳。因

理。我明天自己和高建宏說去。就是了。不必你老人家費心。原來吉人和瑪利訂婚的時候。已經有信告訴他母親。並且請他叔子向伍氏要求取消婚約。他母親是一個古道的人。那裏肯依他兒子退婚呢。所以非但不會向伍家提議。並且連吉人寄來的信也嚴守祕密。從不曾宣佈。總想等她兒子回來。勸戒勸戒。他就是了。建宏和涵芳等都還在夢中。那裏曉得這樣一會事呢。可憐那佩珊還有幾分舊時的習慣。聽見傳說吉人一回中國就要結婚。她恐怕不及早。已把一樣一樣的裝置。都預備得整整齊齊。建宏自從教吉人的母親發了急電到美國去之後。就天天打聽吉人的消息。吉人已經回來了。他已經得了消息。歡喜得很。連晚就告訴涵芳。說吉人已經回來了。並且豫備明日辦酒替吉人洗塵。明日大早。建宏纔起身。吉人就來看他。建宏見吉人來了。喜歡得很。脫帽握手。行了。半中半西的禮。

其事頗曲折。亟錄之以供閱者一粲。

貌寒暄幾句。便說到伍府的親事。吉人道在先生面詢。學生不敢說。

謊。學生前年在美國已經和一個美國女子結了婚。學生既已有了妻室。斷沒有重婚的道理。所以前年就有信托家叔請他通知伍府上取消婚約。等到昨天學生到了家。方纔曉得家叔且沒有通知伍

耐卷

竊以醋壺乍倒偏多逞勁之時瓦片無能還有翻身之日但得貴人捨舉自然平地超升是以擲玉碗於津門大帥藉伸鳥氣掉晶盤於妓院少爺儘倒龜窠弟沈淪於茶社者久矣一般俗子泡茶一碗破費幾文恨不將碗邊啃盡雖有高人雅士爲品茗而

府都是家叔誤事。遲延至今。實在對不住得很。建宏聽見取消婚約四個字。便氣得目瞪口呆。話也說不出了。過了半天。對着吉人說道。婚姻是何等大事。說退婚就退婚。有這樣容易麼。吉人道。學生實在是抱歉得很。只有請先生格外成全了。總之學生現在已經有了妻子。木已成舟。不論怎麼樣。總沒有再和佩珊女士結婚的道理。照中國的舊習慣。原不妨娶三妻四妾。然而這是半開化國的野蠻行為。學生是不願做的。先生諒必也定不強迫學生做這野蠻事情。況且學生現在娶的妻子是美國人。照歐美各國的法律。重婚的罪名是

與我相親而隱沒不彰風頭難出即偶爾官場溷迹一般大人先生端茶送客得近貴人之手亦不過藉弟下逐客之令固未能飛升天半作戰鬪之法寶也茲承參會議員高抬貴手讓我高飛而陶器之功能乃得利用於淘氣淘氣與陶器諸聲貴人之利用夫弟者固非無因也昔者三家村裏之冬烘老夫子頭腦昏昏曾有碗饗先生之徽號而今日之碗不饗於三家村裏而饗於千佛場中弟之榮幸不較勝於前耶且吾聞小夫妻之

很大的。這事總要望先生原諒了。正說着涵芳也來了。看見建宏氣得非常覺得有些奇怪。曉得一定是和吉人有什麼交涉。他在旁邊恐怕有些不便。所以坐也不坐定。就到內室裏去了。建宏聽他說木已成舟四個字。更加動氣。知道吉人的意思堅決得很不可理喻。便說道吉人。你既知道重婚是犯法。難道停妻再娶不犯法麼。我同你沒有話講。只好法律解決罷。吉人再三懇情。建宏總不答應。但說道。教我如何對得起佩珊呢。自清晨爭論到正午。還沒有解決。吉人知道建宏不肯答應。便想出一個不了了之的法子來。立起身來。對建宏說道。一切總求先生成全罷。學生去了。說着就望外走。吉人和建宏爭論的話。涵芳及何氏都在屏後聽得清清楚楚。等到吉人去了。涵芳及何氏走出來。看見建宏氣得半死。何氏便勸他道。你何必這樣氣法。有事不妨從長計議。我們大家來商量一個法子。對付這混

拌嘴也。摔碗。拋鍋。鬧得一團糟。會有一隻碗。弗響。兩隻碗。釘鑷之喻。而今日之碗。不摔。諸小夫妻之手。而飛上貴議員之頭。其釘釘鑷鑷之聲。比簷前之鐵馬。被風吹動者。尤爲清脆。而耐聽。弟之威風。不又大著耶。故身雖委地。不無破釜之嗟。而頭已昂天。竟作飛鏑之用。甯爲玉碎。不作瓦全。弟自思之。未嘗不以爲得計也。雖然人有惱言。茶飯茶飯。又曰三茶四飯。茶飯本有連帶之關係。客來小飲。從今無滿口之茶。人爲充饑。爭欲吃過頭。

戲擬茶碗答飯碗書

誰是負心人

四七

帳畜生就是了。涵芳也勸慰了他一番。建宏自言自語的說道。教我如何對得起珊瑚姑娘呢。涵芳回去便把這情形告訴佩珊。佩珊氣得面如土色。忍不住的哭了起來。且哭且說道。這個負心人害死我了。涵芳便勸佩珊道。你也不必傷心。好歹我們總要想一個法子對付他。況且這種無情無義的人。他自己要取消婚約。我看倒是好事。世上家產豐富品學兼全的人多得很。何必一定要嫁這種忍心負義的窮鬼呢。佩珊只是怨自己的命薄。哭了一夜。這一夜涵芳也睡不着。細細想道。吉人已經有了妻子。佩珊斷沒有再嫁他的道理。他既立意要退婚。強迫他也無益。若是和他法律解決。那裏有這筆開錢來同他打官司。如今中國這些司法官。那一個不是伸手包龍圖呢。況且公庭對簿。弄得通國皆知。反而不體面。不如竟取消婚約。佩珊也可以再許配別人。明日早晨。把這番意思和佩珊商議定了。便去

之飯當交通部高老板到任之時。軋破飯碗二三千隻。吾兄同族之遭殃者。莫不嘆吃飯之難。是則吾兄今後之生活。或不免破敗決裂之時。亦未可知也。此覆卽頌饌安。

紅酒令

仇郎

告訴建宏。他舅母很贊成涵芳的意見。便着人去喊吉人。建宏是氣得話也說不出了。何氏出來對吉人說道。伍府現在已允許取消婚約了。你速將庚帖退還。吉人聽見教他退還庚帖。心裏喜歡得了不得。滿口答是一是。馬上回去把庚帖拿來交給何氏。這樁親事也總算結束了。可是建宏受了這一口氣。就此一病不起。不到兩個月就到修文殿上去了。佩珊自從受了這一個打擊。心中鬱鬱不樂。許多知己的朋友。都常常勸慰他。有一個同學姓莊名素英。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寡婦。和佩珊交情最好。佩珊時常到莊家去談談。那莊家的房東王三老太太。有一個內姪。在上海某輪船公司裏當買辦。新名中嵌紅雜誌撰述人名。上句末一字須與下句首字相銜接。

上用古人五言詩一句。下用舊書名。中嵌紅雜誌撰述人名。上句末二字。舉僧訪幽獨。獨鶴鶴林玉露。

成王三老太太的內姪姓錢。名邦傑。號俊人。在某教會學校裏讀過幾年書。雖是沒有什麼學問。普通的英文英語還好。所以出了學堂就

題葉贈江楓

相逢說舊游

人生意氣豁

霜繁紅樹老

琴書悅性靈

得魚楊柳貫

星河夜半涵

精舍繞層阿

月白秋庭小

列蜂若攢指

人靜鵠羣行

隱居通議

天籟集

公是集

談龍錄

靈臺秘苑

文苑精華

秋崖集

一峯集

紅樓夢

青樓夢

嚴陵集

紅

編

會

誰是負心人

四九

在一個洋行裏當書記的職務。後來不知怎麼居然做了輪船公司裏的買辦。手裏很有些錢。王三老太說起做媒的話。錢俊人聽見佩珊是一個有學問的女子。頗為贊成。佩珊方面。經莊素英再三慇懃。也肯答應。但是要求須先與俊人會一面。才能定奪。王三老太約定了幾句。覺得他頗為誠實。和吉人的態度大不相同。心中已十分滿足。就此訂了婚。揀了吉日。在上海某客棧裏行結婚禮。錢俊人雖是懂一點英文。會說幾句英語。其餘的學問。却一點也沒有。況且在商界上混了十多年。已經成功了一個市儈。幼時在學校裏所學的一點皮毛。早已丟去。如今娶了一個妻子。却是一個女學士。加以面貌又美麗。所以俊人和佩珊的愛情濃厚得很。他們兩個人度蜜月的滋味。恐怕比蜜還要甜些呢。做書的也不細細的形容了。且說高建

紅酒令

誰是負心人

五〇

文字非經濟。登高望所思。湖色滿窗西。詎識懷貞剛。真氣入茗穎。晚霜楓葉丹。丹麟鱗臺故事。一樁事要懇求你。你肯答應麼。俊人道：你我夫妻還有做不到的事。麼。什麼事請你快些說。佩珊道：我有一個舅舅故了。纔三四個月。他正經首唐虞。虞公輪飛戾高冥。冥飛峰疊遼家鄉。峰疊遼家鄉下人。人譜。煙松護月明。明道城邊樓枕海。海上說夢人。人物志。汀月生眉黛。黛紅紅樓夢。

宏死了之後。他身後蕭條得很。他兒子纔十四五歲。還在學校裏讀書。寡婦孤兒真是爲難得很。建宏在日。待涵芳佩珊極好。如同自己的子女一般。佩珊却也很感激舅舅舅母。常常想着舅舅待她的好處。所以她常常照應何氏。她嫁了不到兩個月。就同俊人說道：我有一樁事要懇求你。你肯答應麼。俊人道：你我夫妻還有做不到的事。麼。什麼事請你快些說。佩珊道：我有一個舅舅故了。纔三四個月。他家裏一點恆產也沒有。舅母和表弟都可憐得很。表弟今年才十五歲。還在某省立學校裏讀書。舅舅在世。待我如自己女兒一般。我如今也該以德報德。我想接舅母到我家來住住。帶表弟到上海讀書。你的意思如何。俊人道：好極了。我家裏人口少。我出去了。你一個人在家很冷清。你舅母若是肯來。同你做伴。好極了。極好了。你先寫一封信給他。然後我着人去接他。佩珊喜歡得很。馬上寫信寄得去。約

長與魚鳥逸 逸梅 梅溪詞  
覓句新知律 律西 西使記

## 紅笑 四則

瞻廬

### 模範長工

某甲新闢園林擬招一長工專任種植商之於友謂宜擇一長工中之足爲模範者以任斯役庶無怠荒之弊。友曰君欲模範長工乎無事外求吾家有一長工呼以模範之名決無愧色。甲大喜招之使來面詢曰汝果模

### 紅笑

誰是負心人

五一

定日期差了一個輪船局裏的茶房去接他舅母自此以後常常住在錢家他兒子也帶到上海來讀書過了一年佩珊生了一個兒子俊人雖是續娶前妻却沒有生過子女所以見佩珊生了兒子歡喜得很等到滿月剃頭這湯餅之會盛得很真是鼓樂喧天賀客盈門他家舅爺伍涵芳同妻子秦氏自必也來賀喜涵芳因爲事忙次日就趕緊回去佩珊和俊人一定要留秦氏多住幾天有一天晚上俊人和佩珊請秦氏到新世界去逛逛在新世界遊玩了好久出了新世界大門纔要上汽車迎面來了一個人穿了一身半新舊的洋裝手裏繫了一根司狄克面目憔悴露出一種不得意的態度走過來同俊人招呼俊人道你還沒有到北邊去麼那人道籌畫川資很不容易一時那能成行呢我本來要和你商量請你替我設法呢俊人道明天請你到我家裏來總可商議匆匆的向那人道我們明天會

範長工乎乎長工曰我係模範長工千真萬確可質天日甲因畀以種植之事越數日考其成績則又大謬不然每日除捧飯碗外鼓腹而嬉絕無所事且吃飯之際細細咀嚼耗時甚久甲怒曰汝吃飯不管事尙得稱爲模範長工乎乎甲應曰不如是不足稱爲摸飯長工也（吳語嘲人之吃飯遲緩者曰摸飯長工）

奇煞了

聞老輩言彈唱家之馬如飛每逢揷譚足令四座絕倒一日以自己之姓

罷我趕緊要陪他們回去了說着就上了汽車——嗚——嗚——嗚風馳電掣的去了佩珊看見那人面貌似乎有些像饒吉人但是她在十多年前雖然和吉人見過兩回面究竟記不清了回家之後便問後人道適纔那個人同你談心的是誰俊人道這倒是一個美國留學生呢他姓饒號叫吉人是我小時候同窗的好友後來我到商界上做事他進了大學校又到美國去遊學了多年前年纔由美國回來在美國娶了一個美國女子也會帶到上海來可是回了中國不到一年這女子就同他離婚爲什麼緣故呢因爲他和這女子訂婚的時候他說他是一個伯爵的兒子他在中國的財產很大等到這女子到了中國方纔曉得他是一個窮鬼便大失所望後來吉人在上海商界上就了一個繙譚的位置每月幾十元薪俸不夠那女子用那女子就同他離婚又告他欺騙的罪名要求他賠償極大的款子。

揅譁尤令聽者笑不可仰。馬之譁曰。  
一日我遇一生客向我詢尊姓。我答。  
曰。敝姓馬。客曰。奇哉。奇哉。復詢我。曰。  
尊大人康健乎。我答曰。先君已去世。  
多年矣。客曰。奇煞了。奇煞了。我當時。  
不知客命意所在。旋乃大悟。彼聞吾。  
姓馬而曰。奇哉。奇哉。猶言騎哉。騎哉。  
也。彼聞我先人作古。而連稱奇煞了。  
猶言老馬已騎殺了也。

### 東窗碧衫

某書生作憶情詩有一記得東窗欄。  
外立夜來僂傍碧衫娘。二語自謂。

公堂上竟允了這女子的要求。判定饒吉人拿出八千元贍養費來。  
吉人沒有法想。只好把家裏的一點祖產。盡行變賣。又向人借了若干。  
湊成鉅款。交給那女子。那女子才肯罷休。如今弄得位置也沒有。  
住在客棧裏。要想到北京去。投奔一個老師。却又沒有盤川。窮途潦。  
倒真是可憐。前天我已經借了二十塊錢給他。今天他說又要向我。  
借盤川。我想朋友有通財之義。照理似乎不能拒絕。他總要替他設。  
法。所以我教他明天來。佩珊不會開口。何氏在旁邊說道。姑爺這種。  
忍心負義的。也不必理會他。他連夫婦之義師生之義都不曉得。你。  
又何必講朋友之義呢。接着把建宏替他做媒的一樁事。細細的說。  
了一遍。俊人點頭道。吉人還有這樣一樁負義的事情。天道不爽。怪。  
不得他今日如此落魄。明日他來。你們就說我出去了。到了明日。吉。  
人果真來了。問道。俊人先生在家麼。何氏曉得是吉人來了。趕緊走。

香豔絕倫誦之不去。口客有聞而笑。者曰。卑田院中。有何樂趣。而君乃見。之吟詠。書生怒曰。吾所詠者。爲豔體。詩那得詆爲卑田院中語。客曰。不是。卑田院中語何云。『記得凍瘡爛還。裂夜來。僂傍癟三娘』乎。

頭即是脣

頑童坐帽於脣下。其父見之。怒斥曰。帽乃頭上之物。汝乃坐於脣下。頭與。脣。有上下之分。汝不知耶。童曰。頭即。人也。脣即頭也。其間無甚分別。父益。怒嚴詰。其理由童曰。吾父吃剩之香。人死了。原來吉人自從和瑪利離婚後。就鬱鬱不樂。終日如醉如癡。

出去。說道。俊人出去了。你貴姓啊。吉人認得他是建宏的妻子。心裏驚異得非常便說道。師母我就是饒吉人。何氏道。俊人忙得很。他說教。你有什麼事同我說。就是了。我可以代你轉達。吉人這時候覺得有些坐立不安。口欲言而囁嚅的樣子。被何氏逼住問他。吉人不得已。只好說道。昨天我已經和他說過。他教我今天來的。何氏道。你昨天是和他借錢麼。那恐怕不行。吉人道。我不過來同他商議。他既不在家。請師母同他說一聲罷。師母是和他同居麼。幾時遷移到上海的。何氏道。俊人是我外甥女婿。我甥女佩珊前年子嫁了他。他夫婦記掛我。所以時常接我到上海來住住。吉人聽見這句話。不覺汗流浹背。羞愧得無地可容。立即告辭而去。過了一天報紙上本埠新聞欄中有某客棧一饒姓旅客自盡的新聞。俊人在家看報。驚愕道。吉人死了。原來吉人自從和瑪利離婚後。就鬱鬱不樂。終日如醉如癡。

烟。有時呼爲香。烟頭有時呼之爲香。  
烟屁股由是觀之。頭卽脣。脣卽頭也。

的自言自語道。負心人——你不念多年的愛情。竟掉臂而去了麼。  
這天又受了何氏這個刺激。回了客棧就尋了自盡。一個極聰明的  
學生竟跟着他先生建宏去了。

### 新彈詞

飯牛

#### △宣統皇帝做親

冬至陽生春又回。遜清皇帝下高臺。  
稟承老子醇王命。設席嘉肴酌大媒。  
遺老郡王都請到。于思滿面又于思。  
(讀山音)紅帶子兼黃帶子。躋踰齊集一班班。  
紫禁城直達金鑾殿。戶不關而門不關。  
漸裂碎爲片片。逐河水順流入海。村人號之曰冰筏。亦奇觀也。一日。



### 賴婚

(續) 陸澹盦

九

柏蘭村地濱海岸。兼近塞帶。每值隆冬。風雪交作。嚴寒特甚。村左有  
曼茵河。匯衆流之水。以入海。冬寒水凍。河面積冰。厚尺餘。堅不可破。  
村中好事者。或穿冰鞋。馳河上。作滑冰之戲。以爲樂。春初。凍解。冰乃  
漸裂碎爲片片。逐河水順流入海。村人號之曰冰筏。亦奇觀也。一日。

遷定吉期行聘禮 龍樓鳳閣一  
齊開正宮皇后誰家女 漢室嬌  
娃未許攀 牝羨壽陽公主好 落  
花點額貼紅梅 鶯笙奏 雁瑟彈  
玉笛銀簫象管吹 吹吹打打新  
人到宣統姑爺請出來 外套箭  
衣黃馬褂 團龍四爪玉連環 參  
天拜地稱和合 送入洞房蓮炬輝  
打碎醬缸多禮數 舊規矩自是  
異人間 鬧新房初次開風氣 未  
見宮門上諭頒 福晉嬪嬪諸格格  
濃脂艷粉集妝台 我是十年前

時爲初春暖風已解凍矣而氣候忽變天乃驟寒朔風凜冽六出紛  
飛是日午後愛嬌奉柏蘭夫人之命携籯筐一往市中購物比歸道  
出前村一矮屋爲女紅研究會會員十餘人皆近村婦人潘金絲  
及萊特蒙夫人亦爲會中之一份子萊特蒙夫人者卽愛嬌妻日之  
房主驅之以至於柏蘭村者也是日潘金絲與夫人並坐窓前俛首  
作鍼黹時或輟其所事互訏村人之陰私以爲笑樂愛嬌過窓外時  
適爲夫人所見夫人視之審指以示潘金絲曰此婦人我固識之彼  
安得在此耶潘金絲曰此柏蘭先生家婢也夫人歎曰彼乃淪爲女  
傭邪此人有一段祕密史惟我獨知之審耳潘金絲喜曰祕史耶可  
得聞乎夫人曰此人曩貧居我家樓上操行不謹與浮浪子私無夫  
而生子子殤涕泣欲狂我乃逐之出不知何以能至此也潘絲金樂  
曰有是哉我固謂此婦非良家女而柏蘭夫婦堅不我信今竟何如

百姓稱臣輩。喜酒應當吃一杯。  
北京城遠如何去。五等花車相送。  
歸。欲乘飛艇也非難。

## 矛盾詩

天  
棲

矛盾詩  
天棲

我當趨往語柏蘭以證我言之非誣第柏蘭若需汝爲證汝能承認乎夫人傲然曰我言非誣雖承認何害潘金絲益喜遂與萊特蒙夫人別從風雪之中忽忽而歸

是日午後柏蘭家中開消寒會。親朋畢集極一時之盛。柏蘭夫婦與高采烈引衆賓入積穀倉。開一跳舞大會。衆賓捉對跳舞。如穿花蝶。盤旋倉中。尤以柏蘭夫人與台維之舞最爲夭矯活潑。衆賓莫不服鼓掌不已。柏蘭先生坐室隅袖手作壁上觀。心甚愉快。跳舞畢。台維他去。柏蘭夫婦則坐而閒談。此時潘金絲乃冒雪至。匆匆至柏蘭之前。欖然坐其側。莊容曰。我今日聞一秘密之事。不能不告君。第此事甚醜。嘵事實醜甚。我乃不能出之口。柏蘭訝曰。何人之事。醜乃至此速語。我勿更作態。潘金絲仍掩其面作羞澀之態。曰。我欲告君。君乃智家愛鄉之醜史。豈事誠醜甚。我處女也。此事烏能出我口。

心存階級思平等身入牢籠得自由  
物美價廉欺顧客市塵十丈景清幽  
強國頻遭弱國侵兼旬淫雨望甘霖  
臥薪嘗膽真無志暴虎馮河太小心  
分隔雲泥身世埒勢同冰炭感情深  
耳聾能辨琴絃絕瓦缶鳴成金玉音  
鞭笞呵叱主恩覃菽麥難分事事諳  
面貌慈祥真可畏胸襟坦白總懷慚  
明珠十丈羅千斛白菜三瓶酒一籃  
守節忠君新學識名言至理盡愚談  
和羹奚必用梅鹽膠漆相投未肯黏  
有酒有肴難醉飽不衫不履壯觀瞻

柏蘭促之曰速言之醜史若何潘金絲乃大聲曰彼嘗與浮浪子私  
無夫而生子萊特蒙夫人可以爲證我曩嘗語君此女殊不可恃君  
不吾信今乃何如語已欣然有得色於是柏蘭忿然躍起曰不貞之  
女我所深惡此村雅尚禮教斷不能容此淫娃我當立驅之去勿令  
玷辱我家柏蘭夫人急起阻之曰此事關係麗娜之名譽不可輕率  
片面之辭究難憑信必須求得確據後方可定奪潘金絲又曰萊特  
蒙夫人現寓城中派克脫路君若不信可往詢之夫人可以爲證我  
言固不虛也柏蘭性極躁急遂與夫人商欲親赴城中晤萊特蒙夫  
人一詢真相夫人阻之不可遂自倉中出牽駿騎乘之馳往城中  
薄暮柏蘭至城中之派克脫路訪得萊特蒙夫人之居投刺求見夫  
人肅之入柏蘭問曰我有一事欲詢夫人有女子名愛娜者曩曾貸  
居於此無夫而生子此事確乎夫人曰確也彼當時所居即此二層

七頭八倒儀容整一暴十寒學問添  
倘得管窺全豹見渾圓老子兩頭尖  
山天歸妹水天咸甘蔗嘗來節節鹹

羊可驅除狼可畜莠宜培植稻宜芟

孝慈勤儉家風壞擄掠姦淫軍紀嚴  
盾可陷矛矛禦盾此中玄理淺非凡  
矛盾詩三十韻有感而作也頗讀者勿以遊戲視之（天棲齋）

## 紅五更

福保

一更一點月漸高紅日當頭照

樓之第六號君聞潘金絲語乎潘金絲所言均確固我語彼者我可證之因舉愛娜曩日之情狀一一爲柏蘭生柏蘭覺夫人所言良非虛構遂與夫人別跨馬忿然而歸

## （十）

是日薄暮柏蘭家大宴賓客山德生亦應召往既至入覓凱娣凱娣未見乃見愛娜於室中愛娜方俛首作女紅見山入置之不理山緩步至愛娜之側厲聲叱之曰我曩嘗語汝戒汝毋得留此汝違我命令戀戀不去何也愛娜恨恨曰汝既不以我爲妻恩義已絕汝所言乃戀戀不去何也愛娜恨恨曰汝既不以我爲妻恩義已絕汝所言者我初無遵守之必要且我居此頗樂而汝乃迫我他去是欲殺我也我寧死不離此汝其奈余何山獰笑曰汝勿更與余抗我欲驅汝易耳汝之祕密苟爲他人所知則柏蘭先生且逐汝矣愛娜怒曰汝雖負我我則尙爲汝諱非然者我第當公宣布則汝之名譽寧能自

嘆呀得而噏。全本大紅袍。紅男  
綠女一大淘。紅纓帽。（卽清代義  
和團領袖名號）紅十字呀。紅  
眼睛野貓。嘆呀得而噏。拳匪紅  
燈照。

二更二點月光淡。一壺紅毒眉。

嘆呀得而噏。一杯紅玫瑰。紅漆

馬桶黑漆蓋。紅運來。紅倌人呀。  
紅木八仙檯。嘆呀得而噏。縛

起紅桌圍。

三更三點月正中。關公紅面孔。

嘆呀得而噏。點盞紅燈籠。金玉

台維至立斂其怒容。訕訕自去。台維詢愛娜何事。涕泣愛娜默不言。  
台維乃取外褂披之。悶然而出。  
日之夕矣。柏蘭先生尙未歸。台維亦他出而賓朋畢集。堂中酒筵既  
備。柏夫人乃肅客入座。諸賓刀匙並舉。笑譚雜作山德生座隣。凱姊  
入柏蘭。目光灼灼。鬚髯奮張。狀殊忿怒。時愛娜方侍立筵前。柏蘭去  
外。樹愛娜欲趨前接取。柏蘭忽厲聲叱之曰。淫婢速退。汝手不潔勿

入。譚興尤豪。酒半。柏蘭先生忽冒雪歸。昂然登堂。上其時。台維亦接踵  
入。柏蘭目光灼灼。鬚髯奮張。狀殊忿怒。時愛娜方侍立筵前。柏蘭去  
外。樹愛娜欲趨前接取。柏蘭忽厲聲叱之曰。淫婢速退。汝手不潔勿

姻緣紅樓夢。紅葉楓。紅山芋呀。

烈馬是紅鬃。 嘘呀得而噏。

擲狀元紅

四更四點月模糊。  
紅頭自來火。

嘆呀得而噏。  
粉紅短衫袴。  
紅顏

女子能介苦。紅珊瑚。紅辣椒呀。

紅嘴綠鸚哥。 嘿呀得而噏。 山

楂叫紅果。

五更五點月色涼。  
紅袖夜添香。

嘆呀得而噏。  
寄東小紅娘。  
太平

天國是紅羊。 紅毛冷。 紅雜誌呀。

紅屋暢消場。嘆呀得而噏。

紅五雨

賴

六

汙吾衣。卽汝所進之饌。我亦不願食之。語出愛娜。大駁衆賓。亦相顧錯愕。莫名其故。柏蘭續曰。汝勿假惺惺汝之祕密。我已盡知。無庸諱飾。婦女不貞。我之所深惡也。汝曩居城中。嘗無夫而生子。可恥孰甚。汝淫娃耳。蕩婦耳。我村素尚禮教。斷不容汝。無恥之婦。汝宜速行。勿汙我家。柏蘭言已。餘怒未息。立疾趨至門側。啓其門。揮手驅愛娜出。愛娜聞言。俛首而泣。台維在側。見其父辱罵愛娜。勃然大怒。挺身而前。盛氣責其父曰。阿父何從聞此謫言。逞一時之忿。冤辱愛娜。阿父之言。殊非吾所樂聞。柏蘭見台維左袒愛娜。怒而斥之。台維抗顏不讓。父子之間。遂相衝突。幸柏夫人及衆賓起而排解。兩人始已。柏蘭仍欲迫愛娜。出台維顧。愛娜曰。汝既受屈。何不自辯。愛娜泣曰。主人之言良確。我復奚辯。今主人逐我。我第行耳。言已掩面。欲出。將及門。回顧。山德生時。山在席上。初聞事發。心亦大驚。嗣見愛娜願離此心。

名天下揚。

蟹與軍閥十二似

瞻廬

(一) 蟹之別名無腸公子叔寶心肝

完全都死今之軍閥大半無腸  
肚皮凸出飯袋酒囊此形式相

似也

我行矣語已立啓門狂奔而出

(二) 蟹行水底郭索有聲海龍王處  
也要橫行今之軍閥橫行無忌  
上不怕天下不怕地此氣象相

愛娜言時山德生見事已大白失色如土俛首默坐幾無地以自容  
追愛娜奪門出衆人始相與歎息莫不哀愛娜而惡山德生衆手所  
指惡聲交集而台維尤大怒突然躍起直前扭山德生連摑其頰山  
亦羞憤成怒遂揮拳與台維搏衆賓紛往攔阻山知衆怒難犯遂乘  
紛亂之時脫身奔出一躍登汽車飛駛而去台維四顧室中不見愛  
娜急飛步登樓入愛娜之臥室見室中杳無人在心乃大駭復折而

指指山德生大哭呼曰諸君聽之害我者乃此偽也我年幼不知人  
世之情僞爲此偽所誘私與結婚迨我有姪彼乃悔婚置我不顧我  
爲所棄淪落至此主人所言語語皆確然斥我淫賤我殊不承諸君  
試爲公正之評判我果淫賤否我昔盡此主人逐我我不可復留今

似也。

(三)蟹在人前歎吐生沫曾不須臾

忽起忽滅今之軍閥言不由衷無端起滅水泡相同此談吐相

似也。

(四)蟹之大者殼有虎文(見正字

通)虎虎生氣超出其羣今之軍閥章懸文虎氣傲趾高莫余敢侮此聲勢相似也

(五)蟹有斗筐貯藏瑪瑙大腹膨脹完全中飽今之軍閥位高財厚金珠寶貝滿石滿斗此身家相

下樓此時台維已恍然悟知愛娜悲忿已深必且出外自盡乃倉猝持玻璃燈一取皮外褂披之飛步出莊外躬冒飛雪親往覓之然則愛娜此時果安在耶

(十一)

愛娜自柏蘭家出自念一生幸福因受山德生之歎剝蝕殆盡今則又爲柏蘭所詬辱大庭廣衆間備受呵責人生如斯復何樂趣乃決計往投曼茵河從三閭大夫遊以了孽債自柏蘭家至曼茵河爲程殆里餘路殊崎嶇道中昏黑無燈光愛娜冒風雪鼓勇前進此時朔風怒吼雪花如掌舞空中飛撲愛娜之面凜冽沁骨顧愛娜木然若無覺仍飛步前進是夜微有月月爲雲翳所蔽稍吐其光照愛娜之面慘白作死色如行屍之出積塚間者馳久之抵河濱愛娜仰天哀號一躍入河時河中之冰塊方逐急湍而馳滾滾向東去順流入海

蟹與軍閥十二似

續編

六四

似也

(六) 蟹有雙螯。忽開忽合。人或近之。遽夾其舌。(盧純之舌。曾被蟹

螯所夾。因呼蟹爲夾舌蟲。見清

異錄)今之軍閥。禁人反對夾舌之蟲。端在此輩。此威儀相似也。

(七) 蟹之雙睛。常作怒視。努目金剛。庶幾相似。今之軍閥匹夫之勇。撫劍疾視。言肆目動。此面目相

似也。

(八) 蟹逐江潮。解甲水國舊甲。旣卸。

愛娜下躍適墜於一冰塊之上。時愛娜已暈絕。閉目蟄臥。昏然不知人事。冰塊疾轉而下。隨波逐流。瞬息且入海中。哀哉。愛娜果將葬身於魚蝦之腹耶。

台維自家中出。冒風雪而馳熱血。驟精神。斗振卽奇寒。襲身亦復無覺。每馳數武。輒大呼愛娜之名。聲震山谷。側耳以聽。終寂然無應者。此時疾風挾雪花而馳。台維每張口。雪花直滾入其喉嚨爲之塞。顧台維仍力呼不已。且奮勇與風雪戰。努力前進。有時足爲大石所絆。顛蹠而仆。手中所提之玻璃燈觸石而碎。火亦旋滅。台維卽擲去。亦柏蘭家所設。台維至廠外試入廠。詢守者。曾見愛娜未守者。答言未見。時山德生乘車出外。中途車損。亦入廠中避風雪。適與台維遇。

新甲復出（見蟹譜）今之軍閥屢稱解甲甲既解矣又復披

飛奔而去

甲此詭譎相似也

（九）蟹類十二三曰擁劍（見呂充蟹圖記）怒目疾視蹠武無厭今之軍閥擁兵自衛日尋干戈

靡有寧歲此跋扈相似也

（十）蟹之頭銜江湖使者（見蟹譜）一稱雄水族絕大身價今之軍閥都作貴官長江兩湖擴充地盤此地位相似也

台維至曼茵河之濱距愛娜入水纔數分鐘台維立岸上縱目遠眺雪光照河中遙見冰塊之上伏有黑影一方順流而下台維大駭知黑影必愛娜也此時台維爲愛神所驅心熱如沸奮不顧身立一躍入河中卓立於冰塊之上冰隨水流滾滾東去台維逐冰而馳且奔且躍迅疾若飛冰面滑不留足時或顛仆幾墜入河中然台維鼓其勇氣兩目注黑影屢仆屢起仍前進不已如是者數里愛娜所臥之冰塊已流至曼茵河入海之處河與海面高低懸殊相距約十餘丈河水傾側而下勢若瀑布愛娜方至轉側之處台維適追至奮躍而前將愛娜抱起爲勢至險其間不能容髮顧此時台維足下之冰塊亦將轉側入海台維急後退另易一冰如是者數四幸未下墜乃挾

伙。鋤。頭。鐵。搭。今。之。軍。閥。善。於。刮。  
地。細。大。不。捐。身。有。八。臂。此。手。段。

相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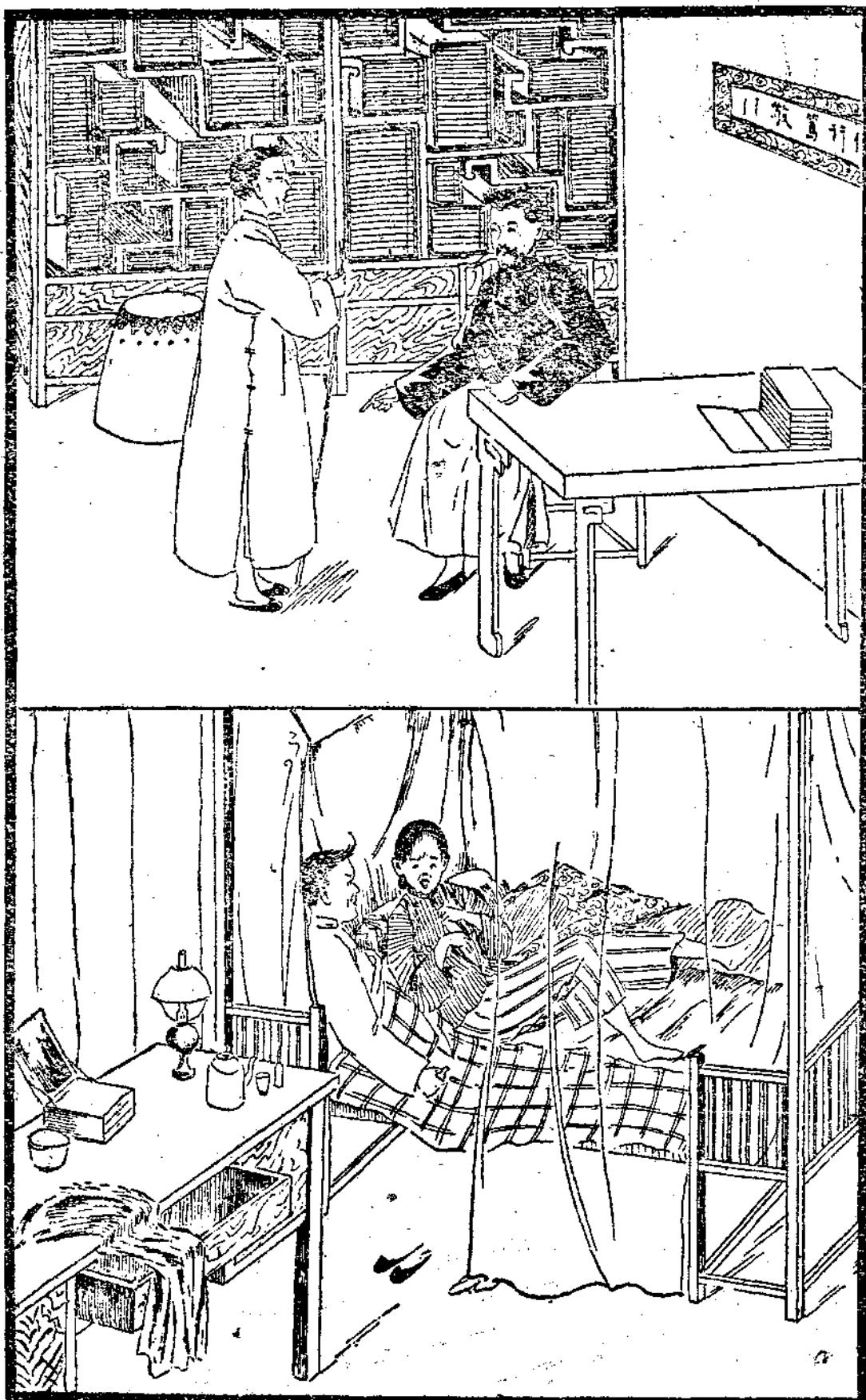
(十二)蟹之失敗。身入鼎鑊。蠕蠕貪囊。供人咀嚼。今之軍閥。家財無限。一朝失勢。化爲逆產。此末路。相似也。

## □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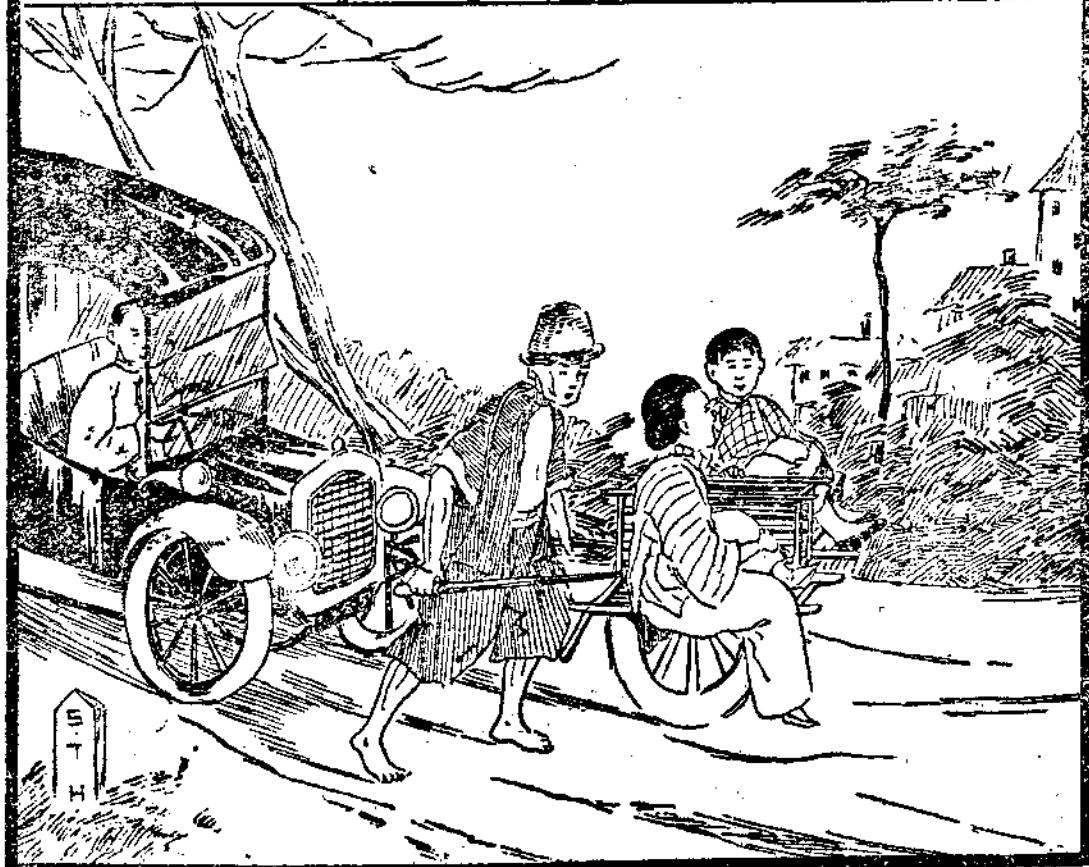
本雜誌十九期二四頁下排第六行  
『惟卜金在側』句卜金二字應改爲  
潘金絲三字特此更正

愛娜於懷中轉身而奔。幾經顛危。卒達岸上。台維之喜可知也。兩人既脫險。愛娜尙暈絕未醒。台維乃挾之入糖廠臥之榻上。飲以溫水。頃之愛娜悠然甦。知台維冒險相救。感極泣下。台維坐榻旁慰之。時山德生尙留廠中。未去亦趨榻前視。愛娜天良斗現。狀殊愧慚。毅然願愛娜曰。我累汝至此。負疚滋深。汝誠願嫁我者。則我與汝當重爲夫婦。愛娜聞言。廻首他顧。置之不理。此時柏蘭夫婦及衆賓客亦追蹤而至。紛入廠中探視。衆見山德生詬辱百端。山大慚抱頭鼠竇而逸。鄉園園長衛卜兒老而雄健。嫉惡如仇。心抱不平。恨山德生刺骨。乃接踵而出。殿山於糖廠之門外。山受創甚重。狼狽逸去。衛入告衆。客衆均大快。於是柏蘭先生至榻前向愛娜道歉。台維卽於榻前向愛娜求婚。愛娜感其恩諾。之台維大樂。柏蘭夫婦亦甚快慰。翌日。台維與愛娜。史德林與凱娣。跛人霍康姆與長舌婦潘金絲均結婚。於村中之禮拜堂。有情人旣成眷屬。吾書亦於是告終結矣。(完)

第二十回 種惡因卒演慘劇 交鴻運獨得錦標



第二十回 種惡因卒演慘劇 交鴻運稱得錦標



# 新 歎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二十回 種惡因卒演慘劇 交鴻運獨得錦標

高陞女的因一言之微。頓使他丈夫起了殺妻之念。不過高陞那時手無寸鐵。更兼病中力氣衰弱。那婆娘雖屬女流。究竟鄉下人身強力大。高陞也自知不是他的對手。所以毒念雖起。眼前祇可按兵不動。但人在病中。偷起什麼念頭。大概比無病之人更爲很毒。皆因無病之外。終不免有種種雜務。亂他心思。有病的便心神歸一。念念不忘。所以吸雅片烟的人。橫到榻上。心計比較。平時爲工。就是這個緣故。高陞處心積慮。非止一朝。那天他自覺精神比往時稍健。身子也能起床了。忽然往孔公館見見東家。他女的素來不關痛癢。也沒心思阻止他。休得出。

去吹風。儘高陞自己柱了根拐杖，到孔公館中。倪媽見他瘦得同一把枯骨相似。說高陞你病到這般模樣爲何還要來呢？高陞嗚嗚道：我想趁現在還走得動，見一見老爺之面，恐怕後來雖然要見也不能夠了。倪媽說：呸！你休得放屁！好好的人爲什麼要說斷頭話？高陞只顧搖頭嘆氣。倪媽憐他走不動，便助他一臂扶到他書房門口。那時子文正觀書入了神，兩眼張得似銅鈴一般，幾乎從書面直透書背。有人進來，他那裏在意？高陞有氣沒力的叫一聲：老爺！子文舉目見了他，頓吃一驚。因他正看後漢書，韋彪傳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骨立，眼前忽現一個瘦人。他還當昔賢顯靈呢，仔細一看，方知就是高陞，然而可與去時候大不相同。不是聲音可辨，幾乎認他不得了。子文驚問：高陞，你來做什麼？身子好了沒有？高陞搖頭說：我只恐這一回見過老爺之後，下一次就不能再見你恩主了。說時，唏噓垂涕。子文聽了不知怎的忽然也眼淚直淌出來，沒手巾擦，便拿袍子袖拭淚。

見高陞立在那裏兩腿有些兒發抖知他站不住說你就椅子上坐坐罷高陞道老爺在此做下人的那敢就坐子文頓足道唉病到如此還要盡什麼理呢高陞聽了先告一個罪方挨在椅子邊上坐下子文問他來此何事高陞哽咽說別的底下人不敢有干老爺請老爺念底下人跟隨這些年還沒甚過失此番設或不有幸死了兩個小的還望老爺照應收在公館中學學小廝丫環將來能得有碗飯吃底下人雖死也不忘老爺大德的說到這裏嗚嗚咽咽的哭了子文也替他傷心說高陞你不用愁死古人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倘若命不該絕無論病到怎樣也一定死不了的何用杞人憂天不過你說的話固然是寧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萬一有其差池你是我的舊僕兒女不妨在我這裏收養就是你那女的倘願意到我公館中吃一碗飯我也肯的高陞聽了低頭不語半晌沒話說了就此起身叩別老爺子文那裏讓他磕頭忙喚別個當差的扶他起來送他出去

高陞走出了書房門。子文忽想起一件事，慌忙自己趕出來叫住他們身邊摸出五塊大洋交給高陞說：「你大約家中沒有錢，這個拿去零用罷。」不意高陞不肯全收，祇取一塊錢道：「老爺恩賞底下人感激不盡，只是眼前還沒甚用途。這一塊錢我拿去作了車資，其餘暫存在老爺這裏，待日後有了事再來領。老爺的賞賜罷。」子文聽他這般說，自然也不相強，重回書房中讀史去了。那當差的送高陞到大門口，要替他雇車。高陞說：「不必讓我走一段，活動活動血脈，再坐車回去便了。那人還要送他一段，高陞仍謝絕說：「也許老爺有事喚呼，不敢當你老哥遠送了。當差的見他推辭也只得看着他慢騰騰地行一步，拐一步而去。這天高陞到夜方纔回家，那女的見他眼中忽現一種異光，面上也帶着紅色，料因外間吹了風回來的緣故，到過那裏。高陞不言，女的也不盤問，他兩個本來是同床各被而睡的，兒女却另臥一床，睡到半夜。那女的日間操作到晚倦了，睡上床早已鼾聲大起。

不省人事。高陞有事在心。自然。臥不安枕。這時候。他推衾坐起。借着半明不滅的燈光。看那女的鼻息呼呼。雙目緊掩。嘴唇微張。面上還帶着幾分笑容。高陞見了。他不知怎的陡覺怨憤填胸。咬牙切齒。在身邊摸出個藥水瓶子。搖一搖。拔出玻璃塞頭。丟在床下。自己橫了心。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這瓶藥水對準他女的口中。直灌下去。古人說。如瓶瀉水。原來傾水出瓶。何等容易。這一瓶藥水少說些。也有十分之三四。從他口中直傾進喉內。其餘頭面頸項等處。都有潑着。那女的從睡夢中大叫一聲。身子躍得有半床高。再喊第二聲。時喉際早已喑啞無音。看他雙手向胸前拼命的抓。襯衣破了。便抓自己皮肉。兩脚在床沿上。好似擂鼓一般。不知有怎樣的難受。高陞見其如此。丢下瓶。一聲慘嘆。頓時也倒在床上。不能動。彈旁邊床上男女兩個孩子。還好夢正酣。無聞無睹。祇樓上同居的二房東。聽得聲音。也不知他們敲什麼東西。況時在後半夜。不關己事。誰高興起來。干預不過。

暗罵他夫婦倆自不知趣擾人家好夢而已直到次日高陞兒女起來見他娘已不睡在床上身子橫扑在地下小孩子常睡夢中由床上滚到地下慣了的以爲他娘也是睏相壞呢推推他不動再看他臉上浮腫得不成模樣泛起的都是膿水牙關緊閉雙眼圓睜令人好不可怕那兩個小孩子經此一嚇不由大哭起來樓上二房東聞聲下來觀看也吃驚非小見那女的頭面潰爛奄奄一息男的手腳冰冷聲音全無眼看他一對賢夫婦不死也未必能活丟下這兩個孩子哭哭啼啼如何了局幸得二房東曉得他房客是孔公館的舊僕惟有上他那裏報信聽他主人的發落了子文得報也大吃一驚自己怕見死人不敢親往便教倪媽和一個當差的同去看情形可救的給他們請醫生救救如不可救就替他們料理後事罷孔太太也得了消息抱怨子文昨兒不該答應高陞替他留養兒女也許他掉不下子女就不肯死了子文說死生都是命中注定的怎由得他自己

肯不肯呢。只是他女的何以也跟着同死。面部潰爛不知生什麼瘡癥。何以事前沒聽得他提起過呢。這件事非等倪媽回來是不能明白的了。不多時倪媽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來了。子文夫婦忙問他事情怎樣。倪媽哼哼說可憐得很。我們去時候他兩個都不會斷氣。現在可已雙雙歸天去了。我們也會請了個外國醫生。前去看過。他說女的面上腐爛是受的鑑水傷口內也有進去。因此小舌頭和喉管都爛斷了。無法可治。床底下還有個空鑑水瓶。大約女的見丈夫要死。自盡身亡的高陞却服了一種什麼白藥水。據說藥力還輕。只是救得遲了些。早三個鐘頭去請他就有命了。所以男女兩個都是自盡的。子文聽了長嘆不語。孔太太就罵他說你聽聽呢。不是你昨兒一句話害了他們倆條命麼。你仔細着只恐他們陰魂不散要來牽着你呢。我從今天起也不敢再和你一床睡了。因恐冤鬼來時認錯了人。豈不怕殺子文。嘆息說我也不曉得他們竟鬧這個把戲。如今後悔。

何。及。只。是。他。既。託。孤。於。我。我。惟。有。善。爲。將。護。他。兩。個。兒。女。料。高。陞。魂。而。有。知。也。必。  
在。冥。冥。中。爲。我。呵。護。呢。當。下。命。倪。媽。再。去。替。他。們。料。理。一。切。遺。孤。暫。時。貼。給。他。二。  
房。東。收。養。着。待。除。了。服。再。帶。到。這。裏。來。寵。倪。媽。領。命。而。去。高。陞。一。件。事。就。此。告。一。  
段。落。但。這。重。公。案。做。書。的。曾。經。研。究。多。次。到。底。說。不。出。是。誰。的。過。失。高。陞。女。的。不。  
甘。服。侍。丈。夫。固。然。錯。的。但。因。所。偶。非。人。究。屬。情。有。可。原。高。陞。殺。妻。罪。有。應。得。然。而。  
積。憤。在。抱。又。着。迷。於。主。人。婦。女。理。應。順。從。丈。夫。的。一。番。言。語。以。致。一。發。而。不。可。收。  
拾。也。不。能。說。他。完。全。殘。暴。但。子。文。說。的。話。却。是。歷。古。相。沿。聖。人。所。垂。爲。世。訓。的。大。  
道。當。然。沒。錯。之。可。言。或。者。說。中。國。婚。姻。制。度。不。良。實。乃。其。中。的。大。錯。然。則。猶。非。此。  
女。的。父。母。貪。高。陞。茶。禮。重。又。何。致。有。此。一。段。因。果。所。以。說。來。說。去。祇。能。混。稱。他。一。  
句。金。錢。萬。惡。罷。了。但。這。方。面。金。錢。之。惡。果。方。彰。那。方。面。金。錢。之。惡。因。又。種。你。道。爲。  
何。原。來。便。是。那。夜。小。張。偷。了。王。大。姐。的。一。支。金。鑄。鑽。挖。耳。被。伯。端。冷。眼。看。見。小。

張恐他鬧出來有損顏面。背後許他平分利益。伯端坐地分贓。自然樂得答應。當夜別人鬧小裘新房。他兩個可沒心思再軋熱鬧。伯端逼小張一同出來。就近到一家小押鋪中。當了八十塊大洋。各得四十元而別。伯端本預備吃罷喜酒。就到藍橋仙館那邊。還他鑽戒的。現在身邊平添了四十塊大洋。不由宗旨一變。這倒不獨伯端爲然。世界上本有好些人。沒錢時候。如此這般。一旦有錢。連面目都能夠變化多端。何況宗旨伯端曉得。今夜王老二在行雲小榭院中請客。昨兒也邀過他。此時料還不會散席。不如撞上去。也許有撲克局頭自己帶着四十元資本。不妨偷幾副鷄。或者可以大大的贏一票。就此發財也說不定的。他轉了這個念頭。當時就雇車到行雲小榭院中。相幫的一按電鈴。樓上娘姨迎出來。見是伯端。說原來楊大少爲何這般時候纔到。二少爺提起你好幾回了。伯端說我在別處吃喜酒呢。一面跨進房門。見裏面好不熱鬧。滿堂同聲的哼唱的唱。猜拳的猜拳。

說笑的說笑。主人正同行雲小榭促膝談心。連伯端進去也不會看見。幸得一班客人都同伯端相識。見了他紛紛招呼讓坐。伯端在小裘那邊。因懷着小張的心事。本來不會吃飽。此刻滿臺珍饈。他倒很用得着。有個徐志五替他寫了張藍橋仙館的局票。要他叫局。伯端搶過來撕了。說藍橋仙館我今兒不叫。徐老五問他爲何。伯端不便實講。因自己借他的金鑄鑽戒指未還。所以不敢同他見面。祇說內中自然有個緣故。慢慢的告訴你便了。老五笑道。你們老相好還有這許多花頭。然而今夜局是不能不叫的。伯端說。你給我代一個罷。老五一回頭。看見自己叫的汪桂英。正望着他們講話。老五笑道。我把桂英舉薦給你了。桂英聽說。橫了老五一眼。頸項連扭幾扭。伯端笑道。恐怕先生不願意呢。老五道。那倒不妨。橫豎你迷工。好得很。何愁先生不願意。不過你割了我靴。將來作何補報。伯端道。那祇可買一雙新的還你了。老五大笑。當即另寫了張轉堂差的條子。交給桂英。

一聲對不住便移坐到伯端。背後來了。伯端記墨着桌上的菜。先揀好吃了些。再看桂英低頭弄帕。嬌態可掬。所惜他年紀不稱。若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兒。作此嬌模樣。固然令人可愛。無奈他多吃了十年飯。而且白飯之外。還帶着五年黑飯。以致面上非粉不白。無脂不紅。頸項中脂粉所不及之處。不免黃皮顯露。他弄帕的一雙手指甲。也被烟油熏得金光閃鑠。襯着塊雪白的手帕。格外好看。手臂倒是。很白的。帶着金手鍊。還有隻翡翠鑲金鋼鑽的鐲頭。手指上也有隻鑽戒。和自己向藍橋仙館借的。不相上下。看到他髮髻上也有隻金鋼鑽挖耳。不由想起適間小張那段事來。暗忖若使他也和別人般忘在桌上。俺這裏倒可獨得利益呢。不多時烏師來了。桂英唱了齣戲。方始轉局。他去那時衆人都已酒足菜飽。撤去席面。主人王老二也丟開行雲小榭。過去敷衍客人。着見伯端說。我只當你今夜吃喜酒不能來的了。伯端接口道。你老二請客。我怎能不來呢。老二聽了大樂。原來。

他平生最愛的就是馬屁功伯端投其所好自然格外令他歡喜當下教伯端湊一脚撲克搭子這是他趕上來的宗旨久已磨厲而須聞言歡然從命他自仗偷鷄本領高強誰知強中更有強中手同席一班人都已摸熟他的性情白辣夫回回被人捉破真應了老話偷鷄不着蝕把米曾幾何時四十元早已遷地爲良到了別人的面前伯端情急丢了副牌推頭小洩暗向徐老五商量五十元賭本老五說錢是有的不過明兒禮拜六我還得往江灣買跑馬票你借了我的錢必須要贏些兒來替我發發利市纔好伯端說這個自然一定有利不過他口頭雖硬究竟賭錢輸極客越是借來的本越容易輸一點鐘撲克圓滿可憐他的錢却再也圓滿不來連頭搭腦剩不到五隻大洋伯端好不懊喪老五還過來問他勝負如何伯端搖搖頭說我只好明兒到江灣去翻本咧今天手氣太不利了老五笑道不是手氣不利光景你心裏還記挂着汪桂英罷伯端也笑道你還提這個呢。

我素來賭撲克場場贏的這回一定爲你薦了這雅片烟鬼給我觸了我的煤頭了。老五推伯端教他說話留神原來這裏地主行雲小榭也是烟霞洞中的一員健將呢伯端吐舌頭彼此一笑無害臨行約定次日江灣跑馬場中相見而別到第二天下午老五果在跑馬場中找見伯端一會面就還他五十塊錢而且袋中胖胖的大約還有多少鈔票老五說今兒你很得利咧伯端笑了一笑第二次再遇見時伯端正兩眼望着那塊頭馬獨贏的號碼牌上出神呢老五自己還初出道不敢買獨贏祇買馬位但是老五到底仍舊輸了些錢心中頗懊悔昨兒不該借錢給別人觸了他的煤頭此時再找伯端見他正坐在草地中一張椅子上看着滿地撕碎的票子發怔心想每一張便是五塊錢這地下何止數千張況還有二十五元一百元一張的在內少說說也得三四萬塊錢的代價丟在這裏任人踐踏沒一個視爲可惜偷換了現洋錢丟在地下見的人不知要怎樣搶奪

自己也可以一顯男兒好身手。這倒比昨兒興小。張坐地分贓的有趣多咧。正想着。忽聽背後有人叫他阿楊。你坐在這裏做什麼。伯端迴頭見是徐老五。說你贏多少。老五搖搖頭。挨過去和他並肩坐下。兩個人不做聲。一會兒搖鈴聲晌。老五問伯端爲何不去買票。伯端說沒意思得很。這早馬也很難買的。我有一張搖彩。挨在下一趟跑馬。停一刻過去對對號。不着的還是早些回上海去罷。省得遲一班火車上人多了。又連坐的地方都沒有。老五也讚成他這句話。說我也不買了。少停大家同走就是。彼此又坐了一會。馬到台前。衆人搶上看台。呼聲大起。他兩個仍舊坐着。不曾移動。再到下一趟馬牌掛出之後。伯端向老五說。我們現在可以去對號了。老五應聲站起。兩人走到吹鼓亭旁邊號牌上。一對碼子沒有。伯端賭氣將這張票撕得粉碎。還用足踏上幾下。老五笑說。你再踏幾腳。只恐自己腳跟腫了。他還不覺得痛呢。伯端也聽得笑了。兩人雙雙沒精打彩的出了跑馬場。

正欲雇車上火車站。忽見王老二也打從裏面出來。一見他二人說你們在那裏。我怎的沒有見你。伯端見他紅光滿面。手中還拿着個手巾包。問他裏面什麼。可是鈔票不是。老二笑道。今天真好運氣。第五跑搖彩我奔上櫃桌去買。恰被一個外人國搶在前頭。我自以爲觸煤頭得很。也許頭彩被他搶去。准要一輩子不有用。不意搖出來竟是我的號碼。還派着小馬立師的馬。我想壞了。號頭雖然出來。只恐馬不爭氣。依舊是一場空歡喜。這時候那買前一張票的外國人過來同我商議。肯出五百塊錢買我這張票。當時我倒有些兒心思活動。很想撈他五百元現的。後來一想。橫豎馬出來了。如不冒一下子險。就使不着。也是命裏沒福。因此決計不賣。果然被我熬着了。領到三千幾百塊錢。我買了好幾年搖彩。還是第一回得利呢。伯端老五二人聽得好不眼熱。老二又說。你兩個可是預備回上海去。就搭我的汽車走罷。一人聽了。自然願意。王老二高興不過。自己動手開車。由江

灣到上海。有條炭屑路。本來很寬闊的。只是今兒看跑馬的人多。車輛往來。都分上下線。祇走得半邊馬路。未免比往時難開得多。老二生手生腳。現在得意的時候。路旁有部小車。坐着兩個鄉婦。一個孩子。車夫避着汽車。依田岸邊行走。老二眼望着天。沒照顧前面。一路開來。向小車直冲過去。不知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本雜誌為中國最有價值之雜誌遍銷全國每期竟達五萬餘冊

各大行號刊登廣告收效必宏且定價低廉印刷精良尤為特色如蒙惠登無任歡迎

意　　注		每期廣告目價		
等	第	全	半	面
特	等	六	十	元
普	通	三	五	元
上	等	二	十	元
		六	十	元
		六	十二	元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為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與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信托部接洽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全年	半年	零購	所行發分	總印發編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北京漢口	輯主任嚴施獨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	實售一角	南京廣州	事編輯者世界書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杭州甯波	電話中四七二二

△價目▼

世界書局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印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